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儒門事親卷一

詳校官太醫院恩禮臣袁天錫

編修臣倉聖脈覆勛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鈞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儒門事親

醫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儒門事親十五卷金張從正撰從正字子和號戴人睢州考城人興定中召補太醫尋辭去與麻知幾常仲明輩講求醫理輯為此書有說有辨有記有解有誠有箋有詮有式有斷有論有疏有述有行有訣有十

形三療有六門三法名目頗煩碎而大旨主於用攻其曰儒門事親者以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親者當知醫也從正宗河間劉守真用藥多寒涼其汗吐下三法當時已多異議故書中辨謗之處為多丹溪朱震亨亦譏其偏後人遂并其書置之然病情萬狀各有所宜當攻不攻與當補不補厥弊維均偏執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惟中間負氣求

勝不免太激欲矯庸醫恃補之失或至于過
直又傳其學者不知察脉虛實論病久暫概
以峻利施治遂致為世所藉口要之未明從
正本意耳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金定四庫全書

四

提要

儒門事親原序

是書也戴人張子和專為事親者著論議淵微調攝有法其術與東垣丹溪並傳名書之義蓋以醫家與旨非儒不能明藥裏酒食非孝不能備也故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予幼失怙慈親在堂踰七望八滌髓既具未嘗不防以藥物每慮當有所饋委之時醫恐為盡道之累將欲遍閱方書諸家著述繁雜竊為是皇皇者數載矣近得是書如獲寶璐執是以証何慮臆說之能感惜

其板久失傳本多亥豕之訛因付儒醫聞忠較訂錄梓
與世之事親者共云嘉靖辛丑三月戊子復元道人邵
輔序

欽定四庫全書

儒門事親卷一

金 張從正 撰

七方十劑繩墨訂一

方有七劑有十舊矣雖有說者辨其名而已敢申昔人已叛之意而為之訂夫方者猶方術之謂也易曰方以類聚是藥之為方類聚之義也或曰方謂五方也其用藥也各據其方如東方瀕海鹵斥而為癰瘍西方陵居

華食而多頽腫贅癭南方瘴霧卑濕而多痺疝北方乳食而多藏寒滿病中州食雜而多九疸食癆中滿留飲吐酸腹脹之病蓋中州之地土之象也故脾胃之病最多其食味居處情性壽夭兼四方而有之其用藥也亦雜諸方而療之如東方之藻蒂南方之丁木西方之薑附北方之參苓中州之麻黃遠志莫不輻湊而參尚故方不七不足以盡方之變劑不十不足以盡劑之用劑者和也方者合也故方如瓦之合劑猶羹之和也方不

對病則非方劑不蠲疾則非劑也七方者大小緩急奇
偶複也十劑者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也

夫大方之說有二有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有分兩大
而頓服之大方蓋治肝及在下而遠者宜頓服而數少
之大方病有兼證而邪不專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君
一臣三佐九之大方王太僕以人之身三折之上為近
下為遠近為心肺遠為腎肝中為脾胃胞膻膽亦有遠
近以予觀之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身半以下其

氣三地之分也中腕人之分也又手之三陰陽亦天也其氣高足之三陰陽亦地也其氣下戊己之陰陽亦人也其氣猶中州故肝之三服可併心之七服腎之二服可併肺之七服也

小方之說亦有二有君一臣二之小方有分兩微而頻服之小方蓋治心肺及在上而近者宜分兩微而少服而頻之小方徐徐而呷之是也病無兼證邪氣專可一二味而治者宜君一臣二之小方故腎之二服可分為

肺之九服及肝之三服也

緩方之說有五有甘以緩之之緩方糖蜜棗葵甘草之屬是也蓋病在胸膈取甘能戀也有九以緩之之緩方蓋丸之比湯散其氣力宣行遲故也有品件羣衆之緩方蓋藥味衆則各不得騁其性也如萬病丸七八十味遞相拘制也有無毒治病之緩方蓋性無毒則功自緩矣有氣味薄藥之緩方蓋藥氣味薄則長于補上治上比至其下藥力已衰故補上治上制之以緩緩則氣味

薄也故王太僕云治上補上方若迅急則上不任而迫
走于下制緩方而氣味厚則勢與急同

急方之說有五有急病急攻之急方如心腹暴痛兩陰
洩便閉塞不通借備急丹以攻之此藥用不宜恒蓋病
不容俟也又如中風牙關緊急漿粥不入用急風散之
屬亦是也有湯散蕩滌之急方蓋湯散之比丸下咽易
散而施用速也有藥性有毒之急方蓋有毒之藥能上
涌下泄可以奪病之大勢也有氣味厚藥之急方藥之

氣味厚者直趣於下而氣力不衰也故王太僕云治下
補下方之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而氣味薄
則力與緩等

奇方之說有二有古之單方之奇方獨用一物是也病
在上而近者宜奇方也有數合陽數之奇方謂一三五
七九皆陽之數也以藥味之數皆單也君一臣三君三
臣五亦合陽之數也故奇方宜下不宜汗

偶方之說有三有兩味相配之偶方有古之複方之偶

方蓋方相合者是也病在下而遠者宜偶方也有數合陰數之偶方謂二四六八十也皆陰之數也君二臣四君四臣六亦合陰之數也故偶方宜汗不宜下

複方之說有一方有二方三方相合之複方如桂枝越婢一湯如調胃承氣湯方芒硝甘草大黃外參以連翹薄荷黃芩梔子以為涼膈散是本方之外別加餘味者皆是也有分兩均劑之複方如胃風湯各等分是也以內經攷之其奇偶四則反以味數奇者為奇方味數偶

者為偶方下復云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及觀仲景之制方桂枝湯汗藥也反以三味為奇大承氣湯下藥也反以四味為偶何也豈臨事制宜復有增損者乎攷其大旨王太僕所謂汗藥如不以偶則氣不足以外發下藥如不以奇則藥毒攻而致過必如此言是奇則單行偶則併行之謂也急者下本易行故宜單汗或難出故宜併蓋單行則力孤而微併行則力齊而大此王太僕之意也然太僕又以奇方為古之單方偶為複方今

此七方之中已有偶又有複者何也豈非偶方者二方相合之謂也複方者二方四方相合之方歟不然何以偶方之外又有複方者歟此複字非重複之複乃反覆之複何以言之蓋內經既言竒偶之方不言又有重複之方惟云竒之不去則偶之是為重方重方者即複方也下又云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由是言之複之為方反複亦不遠內經之意也

所謂宣劑者俚人皆以宣為瀉劑抑不知十劑之中已有瀉劑又有言宣為通者抑不知十劑之中已有通劑舉世皆曰春宜宣以為下奪之藥抑不知仲景曰大法春宜吐以春則人病在頭故也況十劑之中獨不見通劑豈非宣劑即所謂通劑者乎內經曰高者因而越之木鬱則達之宣者升而上也以君召臣曰宣義或同此傷寒邪氣在上宜瓜蒂散頭痛葱根豈豉湯傷寒懊憹宜梔子豈豉湯精神昏憤宜梔子厚朴湯自瓜蒂以下

皆涌劑也乃仲景不傳之妙今人皆作平劑用之未有發其秘者予因發之然則為涌明矣故風癩中風胸中諸實痰飲寒結胸中熱蔚化上而不下久則嗽喘滿脹水腫之病生焉非宣劑莫能愈也

所謂通劑者流通之謂也前後不得溲便宜木通海金沙大黃琥珀八正散之屬裏急後重數至圓而不便宜通因通用雖通與瀉相類大率通為輕而瀉為重也凡痺麻蔚滯經隧不濡非通劑莫能愈也

所謂補劑者補其不足也俚人皆知山藥九鹿茸丸之
補劑也然此乃衰老下脫之人方宜用之今往往於少
年之人用之其舛甚矣古之甘平甘溫苦溫辛溫皆作
補劑豈獨硫黃天雄然後為補哉況五臟各有補瀉肝
實瀉心肺虛補腎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
大率虛有六表虛裏虛上虛下虛陰虛陽虛設陽虛則
以乾薑附子陰虛則補以大黃硝石世傳以熱為補以
寒為瀉訛非一日豈知酸苦甘辛鹹各補其臟內經曰

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善用藥者使病者而五穀進者真得補之道也若大邪未去方滿方問心火方實腎水方耗而驟言鹿茸附子庸詎知所謂補劑者乎

所謂瀉劑者泄瀉之謂也諸痛為實痛隨利減經曰實則瀉之實則散而瀉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大黃牽牛甘遂巴豆之屬皆瀉劑也惟巴豆不可不慎焉蓋巴豆其性燥熱毒不去變生他疾縱不得已而用之必以他藥制其毒蓋百千證中或可一二用之非有暴急之疾大

黃牽牛甘遂芒硝足矣今人往往以巴豆熱而不畏以
大黃寒而反畏庸詎知所謂瀉劑者哉

所謂輕劑者風寒之邪始客皮膚頭痛身熱宜輕劑消
風散升麻葛根之屬也故內經曰因其輕而揚之發揚
所謂解表也疥癬瘰癧宜解表汗以泄之毒以薰之皆
輕劑也故桂枝麻黃防風之流亦然設傷寒冒風頭痛
身熱三日內用數解散及嚏藥解表出汗皆輕劑之云
耳所謂重劑者鎮絀之謂也其藥則朱砂水銀沈香水

石黃丹之倫以其體重故也久病咳嗽涎潮于上咽喉不利形羸不可峻攻以此繩之故內經曰重者因而減之貴其漸也

所謂滑劑者周禮曰滑以養竅大便燥結小便淋澀皆宜滑劑燥結者其麻仁郁李之類乎淋澀者其葵子滑石之類乎前後不通者前後兩陰俱閉也此名曰三焦約也約猶束也先以滑劑潤養其燥然後攻之則無失矣

所謂澁劑者寢汗不禁澁以麻黃根防已滑泄不已澁以芫薳枯白礬木賊烏魚骨罌粟殼凡酸味亦同乎澁者收斂之意也喘嗽上奔以蠶汁烏梅煎寧肺者皆酸澁劑也然此數種當先論其本以攻去其邪不可執一以澁便為萬全也

所謂燥劑者積寒久冷食已不饑吐利腥穢屈伸不便上下所出水液澄徹清冷此為大寒之故宜用乾薑良薑附子胡椒輩以燥之非積寒之病不可用也若久服

則變血溢血泄大枯大涸溲便癰悶聾瞽痿弱之疾設有久服而此疾不作者慎勿執以為是蓋疾不作者或一二誤死者百千也若病濕者則白朮陳皮木香防己蒼朮等皆能除濕亦燥之平劑也若黃連黃蘗梔子大黃其味皆苦苦屬火皆能燥濕此內經之本旨也近世相違久矣嗚呼豈獨薑附之儔方為燥劑乎

所謂濕劑者潤濕之謂也雖與滑相類其間少有不同內經曰辛以潤之蓋辛能走氣能化液故也若夫硝性

雖鹹本屬真陰之水誠濡枯之上藥也人有枯涸皴揭之病非獨金化為然蓋有火以乘之非濕劑莫能愈也
指風痺痿厥近世差玄說二

風痺痿厥四論內經言之詳矣今余又為之說不亦贅乎曰非贅也為近世不讀內經者指其差玄也夫風痺痿厥四證本自不同而近世不能辨一槩作風冷治之下虛補之此所以曠日彌年而不愈者也夫四末之疾動而或勁者為風不仁或痛者為痺弱而不用者為痿

逆而寒熱者為厥此其狀未嘗同也故其本源又復大異風者必風熱相兼痺者必風濕寒相合痿者必火乘金厥者或寒或熱皆從下起今之治者不察其源見其手足顛曳便謂之風然左傳謂風淫末疾豈不知風暑燥濕火寒六氣皆能為四末之疾也哉敢詳條于左有意于救物者試擇焉可也

夫風之為狀善行而數變內經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掉搖眩運非風木之象乎紆曲勁直非風木之象乎手

足掣顫斜目喎口筋急攣搐痰癡驚癇發作無時角弓
反張甚則吐沫或泣或歌喜怒失常頓僵暴仆昏不知
人茲又非風木之象乎故善行而數變者皆是厥陰肝
之用也夫肝木所以自甚而至此者非獨風為然蓋肺
金為心火所制不能勝木故也此病之作多發於每年
十二月大寒中氣之後及三月四月之交九月十月之
交何以言之大寒中氣之後厥陰為主氣已亥之月亦
屬厥陰用事之月皆風主之時也故三月四月之交多

疾風暴雨振拉摧拔其化為冰雹九月十月之交多落木發屋之變故風木鬱極甚者必待此三時而作凡風病之人其脈狀如弓弦而有力豈敢以熱藥投之更增其熱哉今人論方者偶得一方間曾獲効執以為能著灸施鍼豈由病者巧說病人使從已法不問品味剛柔君臣輕重何藏何經何部何氣凡見風証偏枯口眼喎斜涎潮昏憤便服靈寶至寶清心續命等藥豈知清心之雜以薑桂靈寶之亂以起石硫黃小續命湯藏以附

子惟夫至寶其性尚溫經曰風淫於內治以辛涼如之
何以金石大熱之藥以治風耶有以熱治熱者一之為
甚其可再乎故今之劉河間自制防風通聖散搜風丸
之類程參政祛風丸換骨丹用之者獲効者多矣而謗
議百出以誣其實余嘗見內經氣交變論中言五鬱之
法鬱極則為病況風病之作倉卒之變生嘗治驚風癇
病屢用汗下吐三法隨治隨愈內經中明有此法五鬱
中木鬱達之者吐之令其條達也汗者是風隨汗出也

下者是推陳致新也此為汗下吐三法也愈此風病莫知其數如之何廢而不用也余恐來者侮此法故表而出之昔項開完顏氏風病搐先右臂并右足約搐六七十數良久左臂并左足亦搐六七十數不瘥兩目直視昏憤不識人幾月餘求治于余先逐其寒痰三四升次用導水禹功丸散泄二十餘行次服通聖散辛涼之劑不數日而瘥故書此以證之

夫痺之為狀麻木不仁以風濕寒三氣合而成之故內

經曰風氣勝者為行痺風則陽受之故其痺行旦劇而
夜靜世俗莫知反呼為走注疼痛虎咬之疾寒氣勝者
為痛痺寒則陰受之故其痺痛旦靜而夜劇世俗不知
反呼為鬼忤濕氣勝者為著痺濕勝則筋脈皮肉受之
故其痺著而不去肌肉削而著骨世俗不知反呼為偏
枯此病之作多在四時陰雨之時及三月九月太陽寒
水用事之月故草枯水寒為甚或瀕水之地勞力之人
辛苦失度觸冒風雨寢處津濕痺從外入況五方七地

寒暑殊氣剛柔異稟飲食起居莫不相戾故所受之邪各有淺深或痛或不痛或仁或不仁或筋屈而不能伸或引而不縮寒則蟲行熱則縮緩不相亂也皮痺不已而成肉痺肉痺不已而成脈痺脈痺不已而成筋痺筋痺不已而成骨痺久而不已內舍其合若臟腑俱病雖有智者不能善圖也凡病痺之人其脈沈澁今人論方者見諸痺證據作脚氣治之豈知內經中本無脚氣之說或曰諸方亦有脚氣統論又有脚氣方藥若止取素

問則諸方皆非即曰痺病以濕熱為源風寒為兼三氣合而為痺奈何治此者不問經絡不分臟腑不辯表裏便作寒濕脚氣烏之附之乳之沒之種種燥熱攻之中腕灸之臍下燒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湯之炕之以至便旋澁滯前後俱闕虛燥轉甚肌膚日削食飲不入邪氣外侵雖遇扁華亦難措手若此者何哉胸膈間有寒痰在故也痺病本不死死者醫之誤也雖亦用蒸之法必先涌去其寒痰然後諸法皆効內經曰五臟有俞穴

六腑有合穴循脈之本分各有所發之源以砭石補之則痺病瘳此在內經中明白具載如之何不讀也陳下酒監魏德新因赴冬選犯寒而行真氣元衰加之坐卧冷濕食飲失節以冬遇此遂作骨痺骨屬腎也腰之高骨壞而不用兩胯似折面黑如炭前後癰痛痿厥嗜卧徧問諸醫皆作腎虛治之余先以玲瓏竈熨蒸數日次以苦劑上涌訖寒痰三二升下虛上實明可見矣次以淡劑使白朮除脾濕合茯苓養腎水貴官桂伐風木寒

氣偏勝則加薑附否則不加又刺腎俞太谿二穴二日
一刺前後一月平復如故僕嘗用治傷寒汗下吐三法
移為治風痺痿厥之法愈者多矣

痿之為狀兩足痿弱不能行用由腎水不能勝心火心
火上爍肺金肺金受火制六葉皆焦皮毛虛弱急而薄
著則生痿躄躄者足不能伸而行也腎水者乃肺金之
子也令腎水衰少隨火上炎腎主兩足故骨髓衰竭由
使內太過而致然至真要大論云諸痿喘嘔皆屬於上

者上焦也三焦者手少陽相火也痿喘嘔三病皆在膈上屬肺金之部分也故肌痺傳為脈痿濕痺不仁傳為肉痿髓竭足躄傳為骨痿房室太過為筋痿傳為白淫大抵痿之為病皆因客熱而成好慾貪色強力過極漸成痿疾故痿躄屬肺脈痿屬心筋痿屬肝肉痿屬脾骨痿屬腎總因肺受火熱葉焦之故相傳於四臟痿病成矣直斷曰痿病無寒故痿之作也五月六月七月皆其時也午者少陰君火之位未者濕土庚金伏火之地申

者少陽相火之分故痿發此三月之內以為熱也故病痿之人其脈浮而大今之行藥者凡見脚膝痿弱難於行步或一足不伸便作寒濕脚氣治之驟用烏附乳沒自然銅威靈仙之類燔針艾火湯煑袋蒸痿弱轉加如此而死豈亦天乎夫治痿與治痺其治頗異風寒濕痺猶可蒸湯灸燔時或一効惟痿用之轉甚者何也蓋以痿肺熱為本葉焦而成痿以此傳于五臟豈有寒者歟若痿作寒治是不刃而殺之也夫痿病不死死者用藥

之誤也陳下一武弁宋子玉因駐軍息城五六月間暴
得痿病腰胯兩足皆不任用臂而不行求治于予察其
兩手脈俱滑大而有力予憑內經火淫于內治以鹹寒
以鹽水越其膈間寒熱宿痰新者為熱舊者為寒或宿
食宿飲在上脘者皆可涌之宿痰既盡因而下之節次
數十行覺神志日清飲食日美兩足漸舉脚膝漸伸心
降腎升使繼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等藥及瀉心湯涼
膈散柴胡飲子大作劑煎時時呷之經曰治心肺之病

最近用藥劑不厭頻而少治腎肝之病最遠用藥劑不厭頓而多此法人皆怪之然余治痿尋常用之如拾遺物予若以此誑人其如獲罪于天何此宋子玉之證所以不得不書也且示信于來世故內經謂治痿之法獨取陽明經陽明經者胃脈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主潤養宗筋宗筋主束骨束骨在臍下陰毛際上是也又主大利機關機關者身中大關節也以司屈伸是以陽明虛則宗脈縱宗脈縱則大脈不伸兩足痿弱然取陽明者

胃脈也胃為水穀之海人之四季以胃氣為本本固則
精化精化則髓充髓充則足能履也陰陽應象論曰形
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者五味也五
味調和則可補精益氣也五味五穀五菜五菓五肉五
味貴和不可偏勝又曰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若用金石草木補之者必久而增氣物化之
常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所以久服黃連苦參者而反化
為熱久服熱藥之人可不為寒心哉余嘗用汗下吐三

法治風痺痿厥以其得効者衆其敢誣於後人乎

厥之為狀手足及膝下或寒或熱也舉世傳脚氣寒濕之病豈知內經中無脚氣之說王太僕亦云本無脚氣後世廣飾方論而立此名古之方謂厥者即今所謂脚氣者也然厥當分二種次分五臟所謂二種者有寒厥亦有熱厥陽氣衰于下則為寒厥陰氣衰于下則為熱厥熱厥為手足熱也寒厥為手足寒也陽經起于足指之表陰經起于足心之下陽氣勝足下熱陰氣勝足下

寒又曰陽主外而厥在內陰主內而厥在外若此者陰陽之氣逆而上行故也夫春夏則陽多陰少秋冬則陰壯陽衰人或恃賴壯勇縱情嗜慾于秋冬之時則陽奪于內精氣下溢邪氣上行陽氣既衰真精又竭陽不榮養陰氣獨行故手足寒發為寒厥也人或醉飽入房氣聚于脾胃主行津液陰氣虛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四肢不榮酒氣與穀氣相薄則內熱而溺赤氣壯而慄悍腎氣既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熱

發而為熱厥也厥亦有令人腹暴滿不知人者或一二日稍知人者或卒然悶亂無覺知者皆因邪氣亂陽氣逆是少陰腎脈不至也腎氣微少精血奔逸使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助令身不仁又五絡皆會于耳中五絡俱絕則令人身脈皆動而形體皆無所知其狀如尸故曰尸厥有涎如拽鋸聲在喉咽中為痰厥手足搐搦者為風厥因醉而得之為酒厥暴怒而得之為氣厥骨痛爪枯為骨厥兩

足指攣急屈伸不得爪甲枯結為臂厥身強直如椽者為肝厥喘而哕者狂走攀登為陽明厥皆氣逆之所為也今人見茲厥者皆謂之厥著掠著此是何等語也非徒其名之謬因其名之謬而乖其實也既言厥著中著掠著必歸之風此清心靈寶至寶又為先驅矣鼻中嗜藥身上炳火豈知厥之為病如前所說者耶頃西華季政之病寒厥其妻病熱厥前後十餘年其妻服道遙十餘劑終無寸効一日命余診之二人脈皆浮大而無力

政之曰吾手足之寒時時漬以熱湯漬而不能止吾婦
手足之熱終日以冷水沃而不能已者何也余曰寒熱
之厥也此皆得之貪飲食縱嗜慾遂出內經厥論證之
政之喜曰內經真聖書也十餘年之疑今而釋然縱不
服藥愈過半矣僕曰熱厥者寒在上也寒厥者熱在上
也寒在上者以溫劑補肺金熱在上者以涼劑清心火
分處二藥令服之不輟不旬日政之詣門謝曰寒熱之
厥皆愈矣其妻當不過數月而有娠何哉陰陽皆和故

也凡尸厥痿厥風厥氣厥酒厥可一涌而醒次服降心
火益腎水通血和氣之藥使粥食調養無不瘥者若其
餘諸厥倣此行之慎勿當疑似之間便作風氣相去邈
矣

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

春之溫病夏之熱病秋之瘧及痢冬之寒氣及咳嗽皆
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曰傷寒人之勞役辛苦者觸
冒此四時風寒暑濕不正之氣遂成此疾人之傷于寒

也熱鬱于內淺則發早為春溫若春不發而重感于暑則夏為熱病若夏不發而重感于濕則秋變為瘧痢若秋不發而重感于寒則冬為傷寒故傷寒之氣最深然而傷寒及溫熱但發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者一日在太陽經故也內經中雖言一日太陽者傳受常也亦有太陽證至了不傳者止可汗之如升麻湯解肌湯逼毒散五積散之類發散則愈也蓋病人熱甚更以辛溫則病必轉加今代劉河間先生自製辛涼之劑以

通聖益元散相合各五七錢水一中椀入生薑十餘片
葱鬚頭二十餘根豈豉一撮同煎至五七沸去滓分作
二服先以多半服之頃以釵股于喉中探引盡吐前藥
因其一涌腠理開發汗出周身復將餘藥溫熱而服之
仍以酸醋辛辣漿粥投之可以立愈解利傷寒濕瘟熱
病治法有二天下少事之時人多靜逸樂而不勞諸靜
屬陰雖用溫劑解表發汗亦可獲愈及天下多故之時
熒惑失常師旅數興饑饉相繼賦役既多火化大擾屬

陽內火又侵醫者不達時變猶用辛溫茲不近于人情也止可用劉河間辛涼之劑三日以裏之證十痊八九予用此藥四十餘年解利傷寒溫熱中暑伏熱莫知其數非為衍也將以證後人之誤用藥者也予嘗見世醫用升麻五積解利傷寒溫疫等病往往發狂譫語衄血泄血喘滿昏瞶懊懣悶亂勞復此數證非傷寒便有此狀皆由辛溫之劑解之不愈而熱增劇以致然也凡解利傷寒時氣疫疾當先推天地寒暑之理以人參之南

陸之地多熱宜辛涼之劑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溫之劑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涼解之子丑之月多凍宜辛溫解之少壯氣實之人宜辛涼解之老耆氣衰之人宜辛溫解之病人因冒寒食冷而得者宜辛溫解之因役勞冒暑而得者宜辛涼解之病人稟性怒急者可辛涼解之病人稟性和緩者可辛溫解之病人兩手脈浮大者可辛涼解之兩手脈遲緩者可辛溫解之如是之病不可一槩而用偏熱寒涼及與辛溫皆不知變通

者夫地有南北時有寒暑人有衰旺脈有浮沈劑有溫涼服有多少不可差眩病人禁忌不可不知昔有人春月病瘟三日之內以驢車載百餘里比及下車昏瞶不知人數日而殂又有人飲酒過傷內外感邪頭痛身熱狀如傷寒三四日間以馬馱還家六七十里到家百骨節皆痛昏憤而死此余親覩若此之類不容更述假如瘟病傷寒熱病中暑冒風傷酒慎勿車載馬馱搖撼頓挫大忌夫動者火之化靜者水之化也靜為陰動為陽

陽為熱陰為寒病已內擾又復外擾是為重擾奈人之
神詎能當之故遠行得疾者宜舟泛床擡無使外擾故
病不至增劇又若傷寒時氣瘟疫病嘗六七日之間不大
便心下堅硬腹脇緊滿止可大小承氣湯下之其腸胃
積熱慎勿用巴豆杏仁性熱大毒之藥雖用一二丸下
之利五七行必反損陰氣涸枯津液燥熱轉增發黃譫
語狂走斑毒血泄悶亂輕者為勞復重者或至死間有
愈者幸矣不可以為法故傷寒新愈之人慎勿食猪魚

雜菓醞酒濕麵及沐浴房室事如犯病必再發愛其身者不可不慎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元光春京師翰林應泰李屏山得瘟疫證頭痛身熱口乾小便赤澀渠素嗜飲醫者便與酒癥丸犯巴豆利十餘行次日頭痛諸病仍存醫者不識復以辛溫之劑解之加之卧于暖炕強食葱醋湯圖獲一汗豈知種種客熱疊發併作

目黃班生潮熱血泄大喘大滿後雖有承氣下之者已無及矣至今議者紛紛終不知熱藥之過往往獨歸罪于承氣湯用承氣湯者不知其病已危猶復用藥學經不明故也良可罪也然議者不歸罪于酒癥丸者亦可責也大瘟證在表不可下沉巴豆之丸乎巴豆不已況復發以辛溫之劑乎必有仲尼方明治長之非罪微生高之非直終不肯以數年之功苦讀內經但隨衆好惡為之毀譽若此者皆妄議者也不真知其理遽加毀譽

君子之所不取以予論之凡傷寒之氣有六禁初病之時甚似中酒傷食者禁大下之一禁也當汗之時宜詳時之寒暑用衾衣之厚薄禁沐浴火炕重被熱粥燔針二禁也當汗之時宜詳解脈之遲數用溫涼之劑禁妄用熱藥三禁也當下之時宜審詳證下之藥禁巴豆銀粉丸方四禁也遠來之病人禁車載馬馱五禁也大汗之後禁雜食嗜慾憂思作勞六禁也故凡有此者宜清房涼榻使不受客熱之邪明牕皓室使易見班出黃生

之變病者喜食涼則從其涼喜食溫則從其溫清之而勿擾休之而勿勞可辛溫則辛溫解之可辛涼則辛涼解之所察甚微無拘彼此欲水之人慎勿禁水但飲之後頗與按摩其腹則心下自動若按摩其中腕久則必痛病人獲痛復若有水結則不敢按矣蓋當禁而不禁者輕則危重則死不當禁而禁者亦然今之士大夫多為俗論先錮其心雖有正論不得而入矣昔陸象先嘗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余亦云正氣本不亂

庸醫擾之為劇耳

瘧非脾寒及鬼神辨四

夫瘧猶酷瘧之瘧也以夏傷酷暑而成痲瘧也又有瘧瘧連歲不已此肝經肥氣之積也多在左脇之下狀如覆杯是為瘧瘧猶瘧也久而不已令人瘦也內傷既以夏傷于暑而為瘧何後世之醫者皆以脾寒治之世醫既不知邪熱畜積之深為寒戰遂為寒戰所感又不悟邪熱入而後出于表發為燥渴遂為交爭所感相傳以

藍附硫黃平胃異攻散交解飲子治之百千之中幸其一効執以為是至使父子弟兄相傳及其瘡之甚者則歸之崇怪豈可不大笑耶內經歸于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難化也又或因夏日飲冷過常傷食生硬瓜菓梨棗之屬指為食瘡此又非也豈知內經之論則不然夏傷于暑過秋之風因勞而汗玄府受風復遇悽愴之水風閉而不出舍于腸胃之外與榮衛並行晝行于陽夜行于陰邪熱淺則連日而作邪熱深則

間日而作併入于裏則熱併入于表則寒若此而論了
不干于脾後世論藥如此之差誤也以時言之治平之
時常瘧病少擾攘之時常瘧病多治平之時雖用砒石
辰砂有毒之藥治之亦能取効緣治平之時其民夷靜
故雖以熱攻熱亦少后患至于擾攘之時其民勞苦不
可遽用大毒大熱之藥若以熱攻其熱甚則轉為吐血
泄血癰疽瘡瘍嘔吐之疾蓋擾攘之時政令煩亂徭役
紛冗朝戈暮戟畧無少暇內火與外火俱動在侯伯官

吏尤甚豈可與夷靜之人同法而治哉余親見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師旅大舉至明年軍迴是歲瘴癘殺人莫知其數昏瞶懊懣十死八九皆火之化也次歲瘡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輕者旬月甚者彌年夫富貴之人勞心役智不可驟用砒石大毒之藥止宜先以白虎湯加人參小柴胡湯五苓散之類頓服立解或不愈者可服神祐丸減用神芎等甚者可大小承氣湯下之五七行或十餘行峻泄夏月積熱暑毒之氣此藥雖泄而

無損于臟腑乃所以安臟腑也次以桂苓甘露散石膏
知母湯大小柴胡湯人參柴胡飲子量虛實加減而用
之此藥皆能治寒熱往來日晡發作與治傷寒其法頗
同更不愈者以常山散吐之無不愈者余嘗用張長沙
汗下吐三法愈瘡極多大忌錯作脾寒用暴熱之藥治
之縱有愈者后必發瘡疽下血之病不死亦危余自先
世授以醫方至于今日五十餘年苟不諳練豈敢如是
決也又嘗觀刺瘡論五十九刺一刺則衰再刺則去三

刺則已會陳下有病瘡二年不愈者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藥之余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之劑乃取內經刺瘡論詳之曰諸瘡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余非術術竊見晚學之人不攷誥典謬說鬼疾妄求符籙祈禱辟匿法外旁尋以致病人遷延危殆瘡病除嵐瘴一二發必死其餘五臟六腑瘡皆不死如有死者皆方士誤殺之也或曰汝言瘡因于暑者春發之瘡亦傷暑

乎余曰此瘡最深何哉暑伏于秋冬而不發至春始發
此瘡之深者內經氣交變大論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
肺受邪啓玄子云火不以德邪害于肺金也故金肺先
病以金氣不及故為病又經曰歲火太過大熱先發故
民病瘡少氣欬喘血溢血注下嗑燥耳聾中熱肩背熱
上應熒惑星見則山澤燄燎雨乃不降爍石消金涸泉
焦草火星大而明見注曰火無德令縱熱害金水復制
心故心火自病熒惑見則酷法大故瘡常與酷吏之政

並行或酷政行于先而瘡氣應于後或瘡氣行于先而酷政應于後昔人有詩云大暑去酷吏此言雖不為醫設亦于醫巫之旨有以暗相符者也以前人論瘡者未嘗及于此故子發之及知聖人立瘡之名必有所謂云

小兒瘡疱丹燥癰疹舊蔽記五

兒之在母腹也胞養十月蘊畜濁惡熱毒之氣非一日及歲年而後發雖至貴與至賤莫不皆然輕者稀少重者稠密皆因胞胎時所感濁惡熱毒之氣有輕重非獨

人有此疾凡胎生血氣之屬皆有蘊畜濁惡熱毒之氣
有一二歲而發者有三五歲至七八歲而作者有年老
而發丹燦癩疹者亦有傷寒中溫毒而發斑者亦有陽
毒發斑者斑有大小色有輕重大者為陰小者為陽均
是熱也但色重赤者熱深色輕紅者熱淺凡治者輕者
因而揚之重者因而減之內經曰少陽客勝則丹疹外
發及為丹燦手少陽者三焦少陽相火也啓玄子云是
五寅五申之歲即少陽相火司天故也他歲亦有之但

內經獨明瘡疹者少陽相火之所為也俗呼曰癩疹傷寒此言却有理為此證時與傷寒相兼而行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從太陽傳至四五日燥疹始發先從兩脇下有之出于脇肋次及身表漸及四肢故凡小兒瘡疱丹燥癰疹皆少陽相火客氣勝也內經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豈有寒乎故治瘡疱與治傷寒時氣同法初覺頭痛身熱惡寒此小兒初發瘡疱之候也其脈息皆浮大而有力亦與傷寒時氣冒風驚風宿乳一

槩難辨宜先解之有二法遇亢陽炎熱之時以辛涼解
之遇久寒凝冽之時以辛溫解之辛涼之劑者涼膈通
聖之類是也辛溫之劑者升麻葛根之類是也此二法
慎勿互用之既用此二法之後次以白虎湯加人參冷
服之勿輟蓋防瘡疹發喘喘者必死人參止喘故也或
云立秋之後不宜服白虎湯者非也假如秋深發瘧瘧
者中暑而得之白虎大解暑毒既有白虎湯證豈可間
以秋冬乎瘡疱癰疹丹燦皆是火之用也是肺金之不

及也故曰白虎湯加人參一日不可闕也瘡疱燥疹或
出不均大小如荳黍相親見其不齊也相天之寒溫以
蟬殼燒灰抄半字或一字以淡酒調少許飲之大人以
淡酒溫調之不半日則均齊如或用百祥丸紫草飲子
皆可服之俗以酒醋薰之者適足增其昏瞶耳至六七
日疱疹出全可調胃涼膈下之同調理傷寒法或言瘡
疱首尾俱不可下者此朱奉議公之言也適足使人戰
戰兢兢而不敢用藥也錢仲陽之用百祥丸其間有大

戟豈奉議公獨不見耶自奉議公斯言一出死者塞路
矣予家其親屬故舊小兒有患瘡疱黑陷腹內喘者余
以白虎湯加人參涼膈散加當歸桔梗連進數服上灌
下泄晝夜不止又使睡卧于寒涼之處以新水灌其面
目手足膿水盡去蓋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兒方為瘡疱
外燔沃以寒水使陰氣循經而入達于心肺如醉得醒
是亦開昏破鬱之端也如此救活者豈啻千數夫瘡疱
黑陷喘而滿者十死八九若依此法尚能活其六七何

世醫與病家至今猶未悟也近年予之庄鄰沿蔡河來往之舟常穢于此一日舟師偶見敗蒲一束沿流而下漸迫舟次似聞啼聲而微舟師疑其人也探而出之開視之驚見一兒四五歲許瘡疤周匝密不容隙兩目皎然飢而索食因以粥飽其舟師之妻怒曰自家兒女多惹瘡疤傳染奈何私料此兒沿蔡河來其流緩必不遠持兒一鞋逆流而上徧河之人皆曰無此兒行且二十里至一村落舟師高唱曰有兒年狀如許不知誰是瘡

疱病死棄之河中今復活矣聞酒邸中飲者喧嘩有人
出曰我某村某人也兒四五歲死于瘡疱舟師出其鞋
以示之其父泣曰真吾兒也奔走來視驚見兒活大慟
流涕拜謝舟師喜抱兒歸今二十餘歲矣此兒本死得
水而生伏諗來者瘡疱之疾熱耶寒耶經曰諸痛痒瘡
瘍皆屬心火啟玄子注云心寂則痛微心燥則痛甚百
端之起皆自心生瘡疱之疾豈有寒歟余承醫學于先
人閱病多矣苟誑後人罪將安逃誠如此法則原上之

丘以瘡疤而死者昏誤殺人也故療小兒惟錢仲陽書中可採者最多但其方為闔孝忠所亂有識者宜擇而取之

證婦人帶下赤白錯分寒熱解六

君子非好與昔人辨以要譽也蓋昔人有一誤流為千百世之禍者苟不證其非雖曰謙讓其如人命何如精選聖惠方二十三卷論婦人赤白帶下云婦人帶下者由勞神過度損動經血致令身虛受于風冷風冷入于

腠絡傳其血之所成也又有巢氏內篇四十四卷論任脈為經之海其任之為病女子則為帶下手太陽為小腸之經也手少陰為心之經也心為藏主于裏小腸為府主于表二經之血在于婦人上為乳汁下為月水衝任之所統也衝任之脈既起于腠內陰陽過度則傷腠絡故風邪乘虛而入于腠中損衝任之經傷太陽少陽之血致令腠絡之間穢與血相兼帶而下冷則多白熱則多赤三家之說皆非也夫治病當先識經絡靈樞十

二經中有是動之病有所生之病大經有十二奇經有八脈言十二經之外復有此八道經脈也十二經與八道經脈通身往來經絡共二十道上下流走相貫周環晝夜不息與天同度自手太陰肺經起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復會于手太陰肺經也然此二十道經絡上下周流者止一十九道耳惟帶脈起少腹側季脇之端乃章門穴是也環身一周無上下之源絡胛而過如束帶之于身難經曰帶之為病溶溶如坐水中衝

任者是經脈之海也循腹脇夾臍傍傳流于氣衝屬于帶脈絡于督脈督脈者起于關元穴任脈者女子在養胎孕之所督脈乃是督領婦人經脈之海也衝任督三脈同起而異行一源而三岐皆絡帶脈衝任督三脈皆統于篡戶巡陰器行廷孔溺孔上端衝任督三脈以帶脈束之因餘經上下往來遺熱于帶脈之間熱者血也血積多日不流火則從金之化金曰從革而為白乘少腹間寬熱白物滿溢隨溲而下綿綿不絕多不痛也或

有痛者則壅礙因壅而成痛也內經曰少腹冤熱溲出
白液冤者屈滯也病非本經為他經冤抑而成此疾也
冤一作客客猶寄也遺客熱于少腹久不去從金化而
為白設若赤白痢赤者新積也從心火白者舊積也從
肺金故赤白痢不可曲分寒熱止可分新舊而治之假
如癰癤始赤血次潰白膿又豈為寒者哉而病者未信
也此今之劉河間常言之矣皆云寒多則白以乾薑赤
石脂桃花丸治痢雖愈后必生血疾如白帶下病徑以

白芍藥乾薑白帶雖愈則小溲必不利治瀉痢與治帶
下皆不可驟用峻熱之藥燥之則內水涸內水涸
則必煩渴煩渴則小溲不利小溲不利則足腫面浮漸
至不治內經曰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大
甚發為筋痿淫衍白物如精之狀男子因溲而下女子
綿綿而下左傳曰少男惑長女風落山之象是為惑蠱
之疾其文三虫同皿曰蠱乃是思慕色慾内生後蝕甚
不可便用燥熱之藥攻之漸至形削羸瘦脈大者必死

而不救且赤白痢者是邪熱傳于大腸下廣腸出赤白也帶下者傳于小腸入脬經下赤白也據此二證皆可同治濕法治之先以導水禹功瀉訖次以淡劑降心火蓋腎水下小溲分水道則自愈矣頃頓丘一婦人病帶下連綿不絕白物或來已三載矣命予脈之診其兩手脈俱滑大而有力得六七至常上熱口乾眩暈時嘔酢水余知其實有寒痰在胸中以瓜蒂散吐訖冷痰三二升皆酢水也間如黃涎狀如爛膠次以漿粥養其胃氣

又次用導水禹功以瀉其下然後以淡劑滲泄之藥利其水道不數日而愈余實悟內經中所云上有病下取之下有病上取之又上者下之下者上之然有此法亦不可偏執更宜詳其虛實而用之故知精選聖惠方帶下風寒之言與巢氏論中赤熱白寒之說正與難素相違公非敢妄論先賢恐後學混而不明未免從之而行也如其寡學之人不察病人脈息不究病人經脈妄斷寒熱信用羣方暴熱之藥但有失雖悔何追嗚呼人命

一失其復能生乎赤白痢與赤白帶下皆不死人內經
惟腸澼便血血溫身熱者死赤白帶下白液白物盡病
腎消皆不能死人有死者藥之誤也

霍亂吐瀉死生如反掌說七

巢氏先賢也固不當非然其說有誤者人命所係不可
不辯也今之醫者家置本以為繩墨嗚呼何今之人信
巢氏而不信素問也此予不得不為之說且巢氏論霍
亂吐瀉皆由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相干致腸胃之

間變而為霍亂寒氣客于脾則瀉寒氣客于胃則吐亦
由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或因居處坐卧濕地當風
取涼風之氣歸于三焦傳于脾胃脾胃得冷水穀不消
皆成霍亂其名有三一曰胃反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二
曰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致撩亂也三曰哺食變逆
者也霍亂者脈必代又云七月間食蜜令人暴下霍亂
此皆巢氏霍亂之論也予以為不然夫醫之治病猶書
生之命題如秋傷于濕冬生欬嗽是獨以濕為主此書

生之獨脚題也風濕暘三氣合而成霍亂吐瀉轉筋此猶書生之鼎足題也風者風木也內應足厥陰肝木濕者雨化也內應於足太陰脾土暘者火熱也內應于手少陰心火此風濕暘三氣之所生也內經曰土氣之下木氣乘之是肝木乘脾土也又曰厥陰所至為脇痛嘔泄少陽所至為嘔涌注云食不下也太陰所至為中滿霍亂吐下太陰所至為濡化也注云濕化也又曰太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故轉筋者風主肝肝主筋風急

甚故轉筋也吐者暈也火主心心主炎上故嘔吐也泄
注者土主濕濕主脾濕下注故泄注也此三者豈非風
濕暈如書生鼎足題耶脾濕土氣為風木所克土化不
行矣亢無雨火盛過極土怒發焉極則為雷霆驟雨烈
風益土氣在上木氣乘之故也是以大水橫流山崩岸
落石迸沙飛豈非太陰濕土怒發之象耶故人病心腹
滿脹腸鳴而為數便甚則心痛脇腹嘔吐霍亂厥發則
注下胛腫身重啓玄子云已上病證皆脾熱所生也乃

知巢氏所論正與素問啓玄子相違故內經治法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先可用淡劑流其濕辛涼以退其風鹹苦以解其暍冰水以救其內酒大忌食粟米粥飲者立死偉哉王冰之言脾熱一句可以為方世俗止知取其頭巾而濯之以飲其水亦取其黑豆皂礬頭垢寒涼然近似終不足以制其甚也又有以寒水沃其手足者大非也四肢已厥更以寒水沃之則益厥矣曷若以寒水沃其心之為愈也秦和間余親見陳下廣濟禪

院其主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一枚及兩者乾薑一兩炮水一碗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頃合流鎮李彥甫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而服之醫者至以為有食積以巴豆下之三五丸藥亦不動至明而死可不哀哉遂平李仲安攜一僕一佃客至郢城夜宿邵輔之書齋中是夜僕逃仲安覺其逃也騎馬與佃客往臨穎急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漫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既不獲其人復宿于

邵氏齋忽夜間聞呻呼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泄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白四肢厥冷此正風濕暈三者俱合之證也其婿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對生薑而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而令徐服之良久方息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調養三日平復而去嗚呼若此三人其生死豈不如反掌哉彼世醫往往以謂六一散治得其病此無學之輩也可勝恨哉

目疾頭風出血最急說八

內經曰目得血而能視此一句聖人論人氣血之常也
後世之醫不達其旨遂有惜血如金之說自此說起目
疾頭風諸證不得而愈矣何以言之聖人雖言目得血
而能視然血亦有太過不及也太過則目壅塞而發痛
不及則目耗竭而失睛故年少之人多太過年老之人
多不及但年少之人則無不及但年老之人其間猶有
太過者不可不察也夫目之內皆太陽經之所起血多

氣少目之銳眦少陽經也血少氣多目之上網太陽經也亦血多氣少目之下網陽明經也血氣俱多然陽明經起于目兩傍交頰之中與太陽少陽俱會于目惟足厥陰肝經連于目系而已故血太過者太陽陽明之實也血不及者厥陰之虛也故血出者宜太陽陽明蓋此二經血多故也少陽一經不宜出血血少故也刺太陽陽明出血則目愈明刺少陽出血則目愈昏要知無使太過不及以血養目而已此內經所謂目得血而能視

者此也凡血之為物太多則益太少則枯人熱則血行疾而多寒則血行遲而少此常理也至于目者肝之外候也肝主目在五行屬木然木之為物太茂則蔽密太衰則枯瘁蔽密則風不疎通故多摧拉枯瘁則液不浸潤故無榮華又況人之有目如天之有日月也人目之有翳如日月之有雲霧也凡雲之興未有不因蒸騰而起者雖隆冬之時猶且然耳況于炎夏之時乎故目暴赤腫起羞明隱澁泪出不止暴寒目瞶昏工藝之所為

也夫目之五輪乃五臟六腑之精華宗脈之所聚其氣
輪屬肺金肉輪屬脾土赤脈屬心火黑水神光屬腎水
兼屬肝木此世俗皆知之矣及有目疾則又不知病之
理豈知目不因火則不病何以言之氣輪變赤火乘肺
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腎也
赤脈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故內經曰熱
勝則腫治火之法在藥則鹹寒吐之下之在針則神廷
上星顙會前頂百會血之翳者可使立退痛者可使立

已昧者可使立明腫者可使立消惟小兒不可刺顛會
為肉分淺薄恐傷其骨然小兒水在上火在下故目明
老人火在上水不足故目昏內經曰血實者宜決之又
經曰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如雀目不能夜視及內障暴
怒大憂之所致也皆肝主目血少禁出血止宜補肝養
腎至于暴赤腫痛皆宜以鉗鉞刺前五穴出血而已次
調鹽油以塗髮根甚者雖至于再至于三可以也量其
病勢平為期少白可黑落髮可生有此神驗不可輕傳

人年四五十不問男女目暴赤腫隱澁難開者以三稜鍼刺前頂百會穴出血大妙至如年少髮早白落或白屑者此血熱而太過也世俗止知髮者血之餘也血衰故耳豈知血熱而寒髮反不茂肝者木也火多水少木反不榮火至于頂炎上之甚也大熱病汗後勞病之後皆髮多脫落豈有寒耶故年衰火勝之人最宜出血但人情見出血皆不悅矣豈知出血者乃所以養血也凡兔雞猪狗酒醋濕麵動風生冷等物及憂忿勞力等

事如犯之則不愈矣惟後頂強間腦戶風府四穴不可
輕用鍼灸以避忌多故也若有誤不幸令人瘖固宜慎
之其前五穴非徒治目疾至于頭痛腰脊強外腎囊燥
癢出血皆愈凡鍼此勿深深則傷骨唐甄權尤得出血
之法世俗云熱湯沃眼十日明此言謬之久矣火方乘
目更以熱湯沃之兩熱相搏是猶投賊以及也豈知涼
水沃之暫澁而久滑熱水沃之暫滑而久澁不然曷以
病目者忌沐浴或曰世俗皆言涼水沃眼血脈不行余

聞大笑之眼藥中用黃連礪砂朴硝龍腦熊膽之屬皆
使人血脈不行耶何謬之甚也又若頭風之甚者久則
目昏偏頭風者少陽相火也久則目束小大腸闕澁者
目必昏何也久病滑泄者目昏明惟小兒利久反瘖眼
昏蓋極則反與此少異其餘皆宜出血而大下之余嘗
病目赤或腫或翳作止無時偶至親息帥府間病目百
餘日羞明隱澁腫痛不已忽眼科姜仲安云宜上星至
百會速以鉗鍼刺四五十刺攢竹穴絲竹穴上兼眉際

一十刺及鼻兩孔內以草莖彈之出血三處出血如泉
約二升許來日愈大半三日平復如故余自嘆曰百日
之苦一朝而解學醫半世尚闕此法不學可乎惟小兒
瘡疱入眼者乃餘熱不散耳止宜降心火瀉肝風益腎
水則愈矣若大人目暴病者宜汗下吐以其血在表故
宜汗以其火在上故宜吐以其熱在中故宜下出血之
與發汗名雖異而實同故錄銅人中五穴照用

過愛小兒反害小兒說九

小兒初生之時腸胃綿脆易飢易飽易虛易實易寒易熱方書舊說天下皆知之矣然禮記曲禮及玉符潛訣論所云天下皆不知曲禮云童子不衣裘裳說云裘大溫消陰氣且人十五歲成童尚不許衣裘今之人養穉子當正夏時以綿袂裹腹日不下懷人氣相蒸見天稍寒即封閉密室睡氈下幕煖炕紅爐使微寒不入大煖不泄雖衰老之人尚猶不可況純陽之小兒乎然君子當居密室亦不當如是之煖也玉符潛訣論云嬰兒之

病傷于飽也今人養穉子不察腸胃所容幾何但聞一聲哭將謂飢號急以潼乳納之兒口豈復知量不吐不已及稍能食應口輒與夫小兒初生別無伎倆惟善號泣為強良耳此二者乃百病之源也小兒除胎生病外有四種曰驚曰疳曰吐曰瀉其病之源止有二曰飽曰煖驚者火乘肝之風木也疳者熱乘脾之濕土也吐者火乘胃膈甚則上行也瀉者火乘肝與大腸而瀉者也夫乳者血從金化而大寒小兒食之肌肉充實然其體

為水故傷乳過多反從濕化濕熱相兼吐痢之病作矣
醫者不明其本輒以紫霜進食比金白餅之屬其中皆
芭荳杏仁其芭荳大熱有大毒杏仁小熱有小毒小兒
陽熱復以熱毒之藥留毒在內久必變生故劉河間先
生以通聖涼膈神芎益元治之皆無毒之藥或曰此大
人所服之藥非小兒所宜也余聞笑曰大人小兒雖年
壯不同其五臟六腑豈復殊耶大人服多小兒服少其
實一也故不可下者宜解毒可下者宜調胃瀉心然有

逐濕為之方者故余嘗以牽牛大黃木通三味末之為
丸以治小兒諸病皆効蓋食乳小兒多濕熱相兼故也
今之醫者多以此藥謗予彼既不明造化難與力辨故
予書此方以俟來世知道者然善治小兒者當察其貧
富貴賤治之蓋富貴之家衣食有餘生子常夭貧賤之
家衣食不足生子常堅貧家之子不得縱其慾雖不如
意而不敢怒怒少則肝病少富家之子得縱其慾稍不
如意則怒多怒多則肝病多矣夫肝者木也甚則乘脾

矣又況貧家無財少藥故死少富家有財多藥故死多故貧家之育子雖薄于富家其成全小兒反出于富家之右其暗合育子之理者有四焉薄衣淡食少慾寡怒一也無財少藥其病自痊不為庸醫熱藥所攻二也在母腹中其母作勞氣血動用形得充實三也母既作勞多易生產四也此四者與富家相反也俚諺曰兒哭即兒歌不哭不儻儻此言雖鄙切中其病世俗豈知號哭者乃小兒所以泄氣之熱也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嘎余嘗

授人以養子之法兒未坐時卧以赤地及天寒時不與厚衣布而不綿及能坐時以鐵鈴木壺雜戲之物連以細繩置之水盆中使一浮一沈弄之有聲當炎暑之時令坐其傍搦水弄鈴以散諸熱內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手得寒水陰氣達于心中乃不藥之藥也余嘗告于陳敬之若小兒病緩急無藥不如不用庸醫但恐妻妾怪其不醫宜湯浸蒸餅令軟丸作白丸給其妻妾以為真藥使兒服之以聽天命最為上藥忽歲在丙戌羣

兒皆病泄瀉但用藥者皆死蓋醫者不達濕熱之理以
溫燥行之故皆死惟陳敬之不與藥用余之言病兒獨
存噫嗚呼班固真良史嘗云有病不治得中醫除暴得
大疾病服藥者當謹熟陰陽無與衆謀若未病之前從
予奉養之法亦復不生病縱有微疾雖不服藥可也

服藥一差轉成他病說十

語云子之所慎齊戰疾又曰丘未達不敢嘗此言服藥
不可不畏慎也然世有百十年相襲之弊至今不除者

敢略數一二使後車改轍不蹈前覆夫傷寒溫疫時氣中暑風溫風瘧與中酒傷食者其初相類此最誤人或先一日頭痛曾傷酒便歸過于酒曾傷食便歸過于食初覺滿悶醫者不察其脈不言其始徑用備急丹纏積丹軟金丸酒癥丸此藥犯芑豈或出油不盡大熱大毒走泄五七行或十餘行其人必津液枯涸腸胃轉燥發黃瘵熱目赤口乾恍惚潮熱昏憤惑狂諸熱交作如此誤死者不可勝舉若其人或本因酒食致過亦能頭痛

身熱戰慄惡寒醫者不察其脈不究其原反作傷食發
之桂枝麻黃升麻之屬以汗解之汗而不解輾轉疑惑
反生他證如此誤死者可勝計哉又如久病咳嗽形體
羸瘦食飲減少旦靜夜劇醫者不察便與烏梅罌粟殼
紫花枯礬如此峻攻嗽疾未除澁滯之病作矣嗽加之
澁飲食彌減醫者不察更以熱劑養胃溫劑和脾致令
頭面汗出燥熱潮發形容瘦瘁涎液上出流如湧泉若
此死者不可勝數又如婦人產餘之疾皆是敗血惡物

發作寒熱臍腹撮痛乳澆枯涸食飲稍減醫者不察便
謂產後血出數斗氣血俱虛便用溫熱之劑養血補虛
止作寒治舉世皆然豈知婦人之孕如天地之孕物也
物以陰陽和合而後生人亦以陰陽和合而後孕偏陰
偏陽豈有孕乎此與禾黍瓜菓之屬何異哉若水旱不
時則華之與實俱痿落矣此又與孕而不育者復何異
哉七月立秋後十八日寸草不結者猶天寒故也今婦
人妊娠終十月無難而生反謂之寒何不察其理之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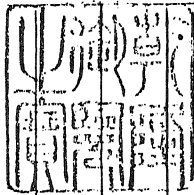
也竊譬之治墉者炎火在下以水沃其窞之巔遂成墉
矣墉既出窞窞頓寒耶世俗竟傳黑神散之屬治產後
一十八證非徒其不愈則經脈涸閉前後淋瀝嘔吐嗽
痰凡百熱證生矣若此誤死者不可計之曷若四物湯
與涼膈散對停大作湯劑而下之利以數行惡物俱盡
後服淡甘之劑自愈矣又如小兒腹滿喘嗽痰涎不利
醫者不察便用白餅子之屬夫白餅子芑豈大熟有大
毒兼用膩粉其後必生口瘡上喘欬嘔吐不嗜飲食

之疾然此治貧家小兒猶或可効膏粱之家必生他病
又何疑哉又如瀉利之疾歲歲有之醫者不察使用聖
散子之屬乾薑赤石脂烏梅罌粟殼官桂石榴皮龍骨
牡蠣之屬變生小便癰悶甚者為脹又甚者水腫之疾
生矣間有愈者病之微者也甚則必不愈矣又如人病
停飲或因夏月傷冷過多皆為脾胃客氣有餘也宜逐
而去之醫者不可以為脾衰而補之則痞者更痞滿者
更滿復有芑芑丸下之者病雖少解必不嗜食上燥之

病生矣又如人因閃肭膝髀肘腕大痛醫者不察便用
針針出血如未愈者再三刺血出血既多遂成跛臂內
經曰足得血而能步血盡安得步哉若余治閃肭則不
然以禹功散或通經二三錢下神祐丸或除濕丹百餘
丸峻瀉一二十行則痛出當痒發痛屬夏痒屬秋出則
夏衰矣此五行勝復之理也故凡腰膝脇痛杖瘡落馬
墜墮打撲莫不同然蓋此痛得之于外非其先元虛元
弱古人云痛隨利減宜峻瀉一二十行畢但忌熱酒可

一藥而愈勿謂峻瀉輕侮此法昔有齒痛連月不止以
鉄鈴鈕取之血不止而死又有人因上下齒痛凡治痛
者輒取不數年上下齒盡至五十歲生硬之物皆不能
食夫上下齒痛皆由手足陽明二經風熱甚而痛矣可
用大小承氣湯藏用九祛風丸等藥瀉之則痛當自止
內經曰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啓玄子云百端之起皆
自心生心者火也火生土之故也出牙之誤不可不知
又如治水腫痛者多用水銀輕粉白丸子大毒之藥下

之水腫未消而牙齒落牙齒落而不進食水盡而立斃
復有人于兩足鍼之水出如泉水盡亦斃



儒門事親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儒門事親卷二

詳校官太醫院目經臣袁天錫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鈞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儒門事親卷二

金 張從正 撰

偶有所遇厥疾獲瘳記十一

余昔過夏邑西有婦人病腹脹如鼓飲食乍進乍退寒熱更作而時吐嘔且三載矣師覘符咒無所不至惟俟一死會十月農隙田夫聚獵一犬役死磔于大樹根盤遺腥在其上病婦偶至樹根頓覺昏憤眩瞶不知人枕

于根側口中蟲出其狀如蛇口眼皆具以舌舐其遺腥
其人驚見長蟲兩袖裹其手按蟲頭極力而出之且二
尺許重幾斤剖而視之以示諸人其婦遂愈蟲亦無名
此正與華元化治法同蓋偶得吐法耳又有一書生瘡
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瘡之期書生憂甚誤以
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瘡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
日入院瘡亦不發亦偶得吐法耳正隆間有聖旨取汴
梁諸匠氏有木匠趙作頭鐵匠杜作頭行次失路迷至

大宅乞宿主人不納曰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納君杜作
頭給曰此趙公乃汴梁太醫之家今蒙上司見召迷路
至此蓋病者當愈而遇此公也主人默而入良久復出
將邀二人入室與之食已主人起請曰煩太醫看病何
如趙見而笑曰一藥可愈二人竊議曰來時所攜熟藥
寄他車上此中實無奈何杜曰此甚易耳潛出門得牛
糞一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少頃病人覺胸中如蟲行
一涌而出狀若小蜚蝗一二升以手探之又約一升頓

覺病去明日主人出謝曰百歲老人未嘗見此神効之藥也禮餞二人遂歸嗚呼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時之寢遂以穢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病風癩從六七歲因驚風得之自後三二年間一二作至五七年五七作逮三十餘歲至四十歲日作或一日十餘作以至昏癡健忘求死而已會興定歲大饑遂採百草而食于水瀕採一種草狀若葱屬泡蒸而食之食訖向五更覺心中不安吐涎如膠連日不止約一二斗汗出如洗

初昏困後三日輕健非曩之比病去食進百脈皆和省其所食不知何物訪問諸人乃慙葱苗也慙葱苗者本草所謂藜蘆苗是也圖經云藜蘆苗吐風病此亦偶得吐法耳又有一婦年三十餘病滑泄經年皆云虛中有積以無憂散五七日一服至二十服不効又服纏積丹軟金丸諸藥皆不効其人服藥愈速病勢愈甚食飲日減人或謂曰此休息痢也宜灸中脘及左右穴臍下氣海及膀胱穴以三里引之每年當冬至夏至日灸之前

後僅萬餘壯忽門外或者曰此病我屢諧蓋大傷飲之
故即日桃花正開俟其落時以長棘針刺之得數十莖
勿犯人手以白麵和作餅子文武火燒令熟嚼爛以米
飲湯下之病人如其言服之不一二時瀉如傾前後瀉
六七日僅數百行昏困無所知覺惟索冷水徐徐而飲
至六七日少省爾後食日進神日昌氣血日和不數年
生二子此人本不知桃花萼有取積之神効亦偶得瀉
法耳余昔過株林見一童子誤吞銅鐵之物成疾而羸

足不勝身會六七月淫雨不止無薪作食過飢數日一
旦隣牛死聞作葵羹粳飯病人乘飢頓食之良久泄注
如傾覺腸中痛遂下所吞之物余因悟內經中肝苦急
食甘以緩之牛肉大棗葵菜皆甘物也故能寬緩腸胃
且腸中久空又遇甘滑之物此銅鐵所以下也亦偶得
瀉法耳頓有老人年八十歲臟腑澀滯數日不便每臨
後時目前星飛頭目昏眩鼻塞腰痛積漸食減縱得少
便結燥如彈一日友人命食血藏葵羹油滌菠蕸菜遂

頓食之日日不之前後皆利食進神清年九十歲無疾而終圖經云菠菜寒利腸胃芝麻油炒而食之利大便葵寬腸利小溲年老之人大小便不利最為急切此亦偶得瀉法耳昔一士人趙仲溫赴試暴病兩目赤腫睛翳不能識路大痛不任欲自尋死一日與同儕釋悶坐於茗肆中忽鉤窻脫鉤其下正中仲溫額上髮際裂長三四寸紫血流數升血止自快能通路而歸來日能辨屋脊次見瓦溝不數日復故此不藥不針誤出血而愈

矣夫出血者乃發汗之一端也亦偶得出血法耳嗚呼
世人欲論治大病舍汗下吐三法其餘何足言哉此一
說讀之者當大笑耳今之醫者宜熟察之可也人能謹
察其真中之誤精究其誤中之真反覆求之無病不愈
余之所以書此者庶後之君子知余之用心非一日也
又有病目不覩者思食苦苴頓頓不闕醫者以為有蟲
曾不周歲兩目微痛如蟲行大皆漸明俄然大見又如
北方貴人愛食乳酪牛酥羊生魚膾鹿脯猪腊海味甘

肥之物皆蟲之萌也然而不生蟲者葢筵會中多胡荽
蕪菜醬鹵汁皆能殺九蟲此二者亦偶得服食法耳智
者讀此當觸類而長之

攻裏發表寒熱殊塗箋十二

有一言而可以該醫之旨者其惟發表攻裏乎雖千枝
萬派不過在表在裏而已矣欲攻其裏者宜以寒為主
欲發其表者宜以熱為主雖千萬世不可易也內經言
之詳矣今人多錯解其旨故重為之箋發表不遠熱攻

裏不遠寒此寒熱二字謂六氣中司氣之寒熱司氣用
寒時用藥者不可以寒藥司氣用熱時用藥者不可以
熱藥此常理也惟攻裏發表則反之然而攻裏發表常
分作兩塗若病在表者雖畏日流金之時不避司氣之熱
亦必以熱藥發其表若病在裏者雖堅冰積雪之時不
避司氣之寒亦必以寒藥攻其裏所謂發表者出汗是
也所謂攻裏者湧泄是也王太僕注云汗泄下痢皆以
其不住于中也夫不住其中則其藥一去不留雖以寒

藥犯司氣之寒熱藥犯司氣之熱亦無害也若其藥留而不出適足以司氣增邪是謂不發不攻寒熱內賊其病益甚無病者必生病有病者必甚若司氣用寒之時病在表而不在裏反以寒藥冰其裏不涌不泄堅腹滿痛急下痢之病生矣若司氣用熱之時病在裏而不在表反以熱藥燥其中又非發汗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痒瞽鬱注下暈瘕腫脹嘔吐鼻衄頭痛骨節攣肉痛血泄淋瀝之病生矣以此知非熱不能解表非寒不能

攻裏是解表常宜熱攻裏常宜寒若反此法是謂妄造
今之用藥者以荊黃湯解表以薑桂藥攻裏此與以水
濟水以火濟火何異哉故非徒不効輕者危甚者死夫
本草一書不過酸苦甘辛鹹淡六味而已聖人既以辛
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又以淡味滲泄為陽是辛
甘淡三味以解表酸苦鹹三味以攻裏發表與滲泄非
解表而何涌泄非攻裏而何此二者聖人之法盡矣茂
以加矣然則醫之法果多乎哉攻裏以寒解表以熱而

已矣雖然表病而裏不病者可專以熱藥發其表裏病而表不病者可專以寒藥攻其裏表裏俱病者雖可以熱解表亦可以寒攻裏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湯雖解表亦兼攻裏最為得體今之用藥者只知用熱藥解表不察裏之已病故前所言熱證皆作矣醫者不知罪由已作反謂傷寒變證以誣病人非一日也故劉河間自製通聖散加益元散名為雙解千古之下得仲景之旨者劉河間一人而已然今之議者以為雙解不可攻裏謗

議紛紜坐井小天誠可憾也豈知雙解煎以葱鬚豈敢
涌而汗之一劑立雪所苦縱不全瘥亦可小瘳向所謂
熱證亦復不作俟六經傳畢微下而已今醫者不知其
濟物無窮之功乃妄作損胃無窮之謗憤劉河間有能
醫之名設堅白之論以求世譽孰肯剖璞一試而追悔
和氏之刖足哉余之所以屢書此者歎知音之難遇也
近者余之故人某官不欲斥言其名因病頭項強狀類
傷寒服通聖散雖不得其法猶無害也醫者見其因通

聖散也立毀其非仲景之藥也渠不察其熱已甚矣復以辛熱發之汗出不解發黃血泄竟如前所言後雖以承氣下之不能已又復下之至絕汗出其脈猶搏擊然余親見其子言之甚詳至今士大夫皆不知辛熱一發之過也獨歸罪于通聖散嗚呼甚矣道之難明也頃余之舊契讀孟堅漢書藝文志載五苦六辛之說而顏師古輩皆無注解渠特以問余余顧其內經諸書中亦不見其文既相別矣乘蹇且十里外颯然而悟欲復迴以

告余之舊契已歸且遠乃令載之以示來者夫五者五臟也臟者裏也六者六腑也腑者表也病在裏者屬陰分宜以苦寒之藥涌之泄之病在表者屬陽分宜以辛溫之劑發之汗之此五苦六辛之意也顏師古不注蓋闕其疑也乃知學不博而欲為醫難矣余又徐思五積六聚其用藥亦不外于是夫五積在臟有常形屬裏宜以苦寒之藥涌之泄之六聚在腑無常形屬表宜以辛溫之藥發之汗之與前五苦六辛亦合亦有表而可用

柴胡之涼者猶宜熱而行之裏寒而可用薑附之熱者猶宜寒而行之余恐來者不明內經發表攻裏之旨故併以孟堅五苦六辛之說附于卷末

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詮十三

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裏必虛裏實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病之常也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不治其虛時粗工之治病或治其虛或治其實有時而幸中有時而不中

謬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誤人之迹常著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而不見其迹渠亦自不省其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補藥補我彼何罪焉雖死而亦不知覺夫粗工之與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人最深如絲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醫者與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而獲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嗚

呼世無真實誰能別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詮所以該治病之法也庶幾來者有所憑藉耳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乎雖愚夫愚婦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悅聞補則樂之今之醫者曰當先固其元氣元氣實邪自去世間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輕則傳久而自盡頗甚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先論固其元氣以補

劑補之真氣未勝而邪已交馳橫驚而不可制矣惟脈
脫下虛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其餘有邪積之人而
議補者皆繇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論吐汗下三法先論
攻其邪邪去而元氣自復也況予所論之法諳練日久
至精至熟有得無失所以敢為來者言也天之六氣風
暑火濕燥寒地之六氣霧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
甘辛鹹淡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上地邪發病多在乎下
人邪發病多在乎中此為發病之三也處之者三出之

者亦三也諸風寒之邪結搏皮膚之間藏于經絡之內
留而不去或發疼痛走注麻痺不仁及四肢腫痒拘攣
可汗而出之風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湧而出之寒濕
因冷熱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內經散論諸病
非一狀也流言治法非一階也至真要大論等數篇言
運氣所生諸病各斷以酸苦甘辛鹹淡以總括之其言
補時見一二然其補非今之所謂補也夫具于補論條
下如辛補肝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若此之補

乃所以發腠理致津液通血氣至其統論諸藥則曰辛
甘淡三味為陽酸苦鹹三味為陰辛甘發散淡滲泄酸
苦鹹涌泄發散者歸于汗涌者歸于吐泄者歸于下滲
為解表歸于汗泄為利小溲歸于下殊不知補乃知聖
人止有三法無第四法也然則聖人不言補乎曰蓋汗
下吐以苦草木治病者也補者以穀肉菓菜養口體者
也夫穀肉菓菜之屬猶君之德教也汗下吐之屬猶君
之刑罰也故曰德教興平之梁肉刑罰治亂之藥石若

人無病梁肉而已及其有病當先誅伐有過病之去也
梁肉補之如世已治矣刑措而不用豈可以藥石為補
哉必欲去大病大瘵非吐汗下末由也已然今之醫者
不得盡汗下吐法各立門牆誰肯屈己之高而一問哉
且予之三法能兼衆法用藥之時有按有蹻有擗有導
有減有增有續有止今之醫者不得予之法皆仰面傲
笑曰吐者芡蒂而已矣汗者麻黃升麻而已矣下者芑
豈牽牛朴硝大黃甘遂芫花而已矣既不得其術從而

誣之予固難與之苦辯故作此論所謂三法可以兼衆
法者如引涎瀉涎嚏氣追淚凡上行者昏吐法也灸蒸
熏漂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昏汗法也
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昏下法也以
余之法所以該衆法也然予亦未嘗以此三法遂棄衆
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以十分率之此三法居其
八九而衆所當纔一二也或言內經多論鍼而少論藥
者蓋聖人欲明經絡豈知針之理即所謂藥之理即今

著吐汗下三篇各條藥之輕重寒溫于左仍于三法之外別著原補一篇使不預三法恐後之醫者泥于補故置之三篇之末使用藥者知吐中有汗下中有補止有三法內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是之謂也

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十四

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順而下之尚猶不樂況逆而上之不悅者多矣然自胃已上大滿大實病如膠粥微丸微散昏兒戲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

蓋春時陽氣在上人氣與邪氣亦在上故宜吐也涌吐
之藥或丸或散中病則止不必盡劑過則傷人然則四
時有急吐者不必直待春時也但仲景言其大法耳今
人不得此法遂廢而不行試以名方所記者略數之如
仲景傷寒論中以葱根白豈豉湯以吐頭痛梔子厚朴
湯以吐懊憹瓜蒂散以吐傷寒六七日因下後腹滿無
汗而喘者如此三方豈有殺人者乎何今議予好涌者
多也又如孫氏千金方風論中數方往往皆効近代本

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實中滿痰厥失音牙關緊閉如喪
神守萬全方以鬱金散吐頭痛眩運頭風惡心沐浴風
近代普濟方以吐風散追風散吐口噤不開不省人事
以皂角散吐涎潮總錄方中以常山散吐瘧孫尚方以
三聖散吐發狂神驗方吐舌不正補亡篇以遠志去心
春分前服之預吐瘟疫此皆前人所用之藥也皆有効
者何今之議予好涌者多也惟養生必用方言如吐其
涎令人跛躄校正方已引風門中碧霞丹為證予不須

辯也但內經明言高者越之然名醫錄中惟見太倉公
華元化徐文伯能明律用之自餘無聞乃知此法廢之
久矣今予驟用于千載寂寥之後宜其驚且駭也惜乎
黃帝岐伯之書伊摯仲景之論棄為閒物縱有用者指
為山野無韻之人豈不謬哉予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
曾見病之在上者諸醫盡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
涌劑少少用之頗獲徵應既久乃廣訪多求漸臻精妙
過則能止少則能加一吐之中變態無窮屢用屢驗以

至不疑故凡可吐令條達者非徒木鬱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且仲景之論胃上諸實鬱而痛不能愈使人按之及有涎唾下痢十餘行其脈沈遲寸口脈微滑者此可吐之吐之則止仲景所謂胃上諸實按之及有涎唾者皆邪氣在上也內經曰下痢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寸口脈微滑者上實也皆可吐之王冰曰上盛不已吐而奪之仲景曰宿食在上脘當吐之又如宿飲酒積在上脘者亦當吐之在中脘者當下而去之仲景曰病人手

足厥冷兩手脈乍結以客氣在胃中心下滿而煩欲食不能食者知病在胃中當吐之余嘗用吐方皆是仲景方中瓜蒂散吐傷寒頭痛用葱根白豈豉湯以吐雜病頭痛或單瓜蒂名獨聖加茶末少許以吐痰飲食加全蝎稍以吐兩脇肋刺痛濯濯水聲者內經所謂濕在上以苦吐之者其是謂歟今人亦有竊予之法者然終非口授或中或否或涌而不能出或出而不能止豈知上涌之法名曰撩痰撩之一字自有擒縱卷舒頃有一工

吐陳下一婦人半月不止涎至數斗命懸頃臾倉皇失計求予解之予使煎麝香湯下咽立止或問麝香何能止吐予謂之曰瓜苗聞麝香即死吐者瓜蒂也所以立解如藜蘆吐者不止以葱白湯解之以石藥吐者不止以甘草貫衆解之諸草木吐者可以麝香解之以本草考之吐藥之苦寒者有豈豉瓜蒂茶末梔子黃連苦參大黃黃芩辛苦而寒者有鬱金常山藜蘆甘苦而寒者有地黃汁苦而溫者有木香遠志厚朴辛苦而溫者有

薄荷芫花辛而溫者有穀菁草蔥根鬚辛而寒者有輕粉辛甘而溫者有烏頭附子尖酸而寒者有晉礬綠礬蘆汁酸而平者有銅碌甘酸而平者有赤小豆酸而溫者有飯漿酸辛而寒者有膽礬酸而寒者有青鹽白米飲辛鹹而溫者有皂角甚鹹而寒者有滄鹽甘而寒者有牙硝甘而微溫且寒者有參蘆頭甘辛而熱者有蝎稍凡此三十六味惟常山膽礬瓜蒂有小毒藜蘆芫花輕粉烏附尖有大毒外二十六味皆吐藥之無毒者各

對證擢而用之此法宜先小服不滿積漸加之予之療
疾者以釵股雞羽探引不出以蠶投之投之不吐再投
之且投且探無不出者吐至昏眩慎勿驚疑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弗瘳如發頭眩可飲冰水立解如無冰時
新汲水亦可強者可一吐而安弱者可作三次吐之庶
無損也吐之次日有頓快者有轉甚者蓋引之而吐未
平也俟數日當再涌之如覺渴者冰水新水瓜梨柿及
涼物皆不禁惟禁貪食過飽硬物乾脯難化之物心火

既降中脘冲和陰道必強大禁房勞大憂悲思病人既不自責衆議因而噪之歸罪于吐法起謗其由此也故性行剛暴好怒喜淫之人不可吐左右多嘈雜之言不可吐病人頗讀醫書實非深解者不可吐主病者不能辨邪正之說不可吐病人無正性妄言妄從反覆不定者不可吐病勢熾危老弱氣衰者不可吐自吐不止亡陽血虛者不可吐諸吐血嘔血咯血衄血嗽血崩血失血者皆不可吐吐則轉生他病浸成不救反起謗端雖

懇切求慎勿強從恐有一失愈令後世不信此法以小不善累大善也必標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聽浮言審明某經某絡某臟某腑某氣某血某邪某病決可吐者然後吐之是予之所望于後之君子也庶幾不使此道湮微以新傳新耳

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十五

風寒暑濕之氣入于皮膚之間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發汗聖人之刺熱五十九刺為無藥而設也皆所以開

玄府而逐邪氣與汗同然不若以藥發之使一毛一竅無不啓發之為速也然發汗亦有數種世俗止知惟溫熱者為汗藥豈知寒涼亦能汗也亦有薰漬而為汗者亦有導引而為汗者如桂枝湯桂枝麻黃各半湯五積散敗毒散皆發汗甚熱之藥也如升麻湯葛根湯解飢湯逼毒散皆辛溫之藥也如大柴胡湯小柴胡湯柴胡飲子苦寒之藥也如通聖散雙解散當歸散子皆辛涼之藥也故外熱內寒宜辛溫外寒內熱宜辛涼平準所

謂導引而汗者華元化之虎鹿熊猴鳥五禽之戲使汗
出如傅粉百疾皆愈所謂薰漬而汗者如張苗治陳廩
丘燒地布桃葉蒸之大汗立愈又如許胤宗治許太后
感風不能言作防風湯數斛置于牀下氣如煙霧如其
言遂愈能言此皆前人用之有驗者以本草校之荆芥
香白芷陳皮半夏細辛蒼朮其辛而溫者乎蜀椒胡椒
茱萸大蒜其辛而大熱者乎生薑其辛而微溫者乎天
麻葱白其辛而平者乎青皮薄荷其辛苦而溫者乎防

已秦朮其辛而且苦者乎麻黃人參大棗其甘而溫者乎葛根赤茯苓其甘而平者乎桑白皮其甘而寒者乎防風當歸其甘辛而溫者乎附子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官桂桂枝其甘辛而大熱者乎厚朴其苦而溫者乎桔梗其苦而微溫者乎黃芩知母枳實地骨皮其苦而寒者乎前胡柴胡其苦而微寒者乎羌活其苦辛而微溫者乎升麻其苦甘且平者乎芍藥其酸而微寒者乎浮萍其辛酸而寒者乎凡此四十味皆發散之屬也惟不

善擇者當寒而反熱當熱而反寒此病之所以變也仲景曰大法春夏宜汗春夏陽氣在外人氣亦在外邪氣亦在外故宜發汗然仲景舉其略耳設若秋冬得春夏之病當不發汗乎但春夏易汗而秋冬難耳凡發汗欲周身熱熱然不欲如水淋漓欲令手足俱周遍汗出一二時為佳若汗暴出邪氣多不出則當重發汗則使人亡陽凡發汗中病則止不必盡劑要在劑當不欲過也此雖仲景調理傷寒之法至于雜病復何異哉且如傷

寒麻黃之類為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為表虛而設也承氣湯為陰虛而設也四逆湯為陽虛而設也表裏俱實者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表裏俱虛者所謂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也所謂陽為表而陰為裏也如表虛亡陽發汗則死發汗之法辨陰陽別表裏定虛實然後汗之隨治隨應設若飧泄不止日夜無度完穀下出發汗可也內經曰春傷于風夏生飧泄此以風為根風非汗不出昔有人病此者腹中雷鳴泄注米穀不分小便

澁滯皆曰脾胃虛寒故耳豈菟烏梅罌粟殼乾薑附子
曾無一効中腕臍下灸已數千燥熱轉甚小溲涸竭瘦
削無力飲食減少命予視之予以謂應象論曰熱氣在
下水穀不分化生殄泄寒氣在上則生臃脹而氣不散
何也陰靜而陽動故也診其兩手脈息俱浮大而長身
表微熱用桂枝麻黃湯以薑棗煎大劑連進三服汗出
終日至旦而愈次以胃風湯和平臟腑調養陰陽食進
病愈又貧家一男子年二十餘病破傷風搐牙關緊急

角弓反張棄之空室無人問者時時呻呼予怜其苦以
風藥投之口噤不能下乃從兩鼻竅中灌入咽喉約一
中椀死中求生其藥皆大黃甘遂牽牛硝石之類良久
上涌下泄吐且三四升下一二十行風搐立止肢體柔
和旦已自能起口雖開尚未能言予又以桂枝麻黃湯
三兩作一服使啜之汗出周匝如洗不三日而痊又如
小兒之病驚風搐搦涎潮熱鬱舉世皆用大驚丸抱龍
丸鎮心丸等藥間有不愈者予潛用瓜蒂赤小豈等分

共為細末以猪膽汁浸蒸餅為丸衣以螺青或丹砂以漿水乳汁送之良久風涎涌出一兩掬三五日一涌涌三五次漸以通聖散稍熱服之汗漿熱然病日已矣頃又治一狂人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厥陽并乃狂難經曰重陽者狂重陰者癲陽為腑陰為臟非陽熱而陰寒也熱并于陽則狂狂則生寒并于陰則癲癲則死內經曰足陽明有實則狂故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無所不為是熱之極也以調胃承氣大作湯下數十行三五日復

上涌一二升三五日又復下之凡五六十日下百餘行
吐亦七八度如吐時暖室置火以助其熱而汗少解數
汗方平又治一酒病人頭痛身熱惡寒狀類傷寒診其
脈兩手俱洪大三兩日不圖予以防風通聖散約一兩
用水一中椀生薑二十餘片葱鬚根二十莖豈豉一大
撮同煎三五沸去滓稍熱分作二服先服一服多半須
臾以釵股探引咽中吐出宿酒酒之香味尚然約一兩
掬頭上汗出如洗次服少半立愈內經曰火鬱發之發

為汗之令其疎散也又嘗治一稅官病風寒濕痺腰脚
沈重浮腫夜則痛甚兩足惡寒經五六月間猶綿脰靴
足腰膝皮膚少有跣露則冷風襲之流入經絡其痛轉
劇走注上下往來無定其痛極處便摩急而腫起肉色
不變腠理開如蟲行每遇風冷病必轉增飲食轉減肢
體瘦乏須人扶掖猶能行立所服者烏附薑桂種種燥
熱燔針著灸莫知其數前後三年不獲一愈一日命予
脈之其兩手皆沈滑有力先以導水丸通經散各一服

是夜瀉三十餘行痛減半遂漸服赤茯苓湯川芎湯防
風湯此三方在宣明論中治痺方是也日三服煎七八
錢漿漿然汗出余又作玲瓏竈法薰蒸血熱病必增劇
諸汗法古方亦多有之惟以吐發汗者世罕知之故予
嘗曰吐法兼汗良以此夫

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

下之攻病人亦所惡聞也然積聚陳莖于中留結寒熱
于內留之則是耶逐之則是耶內經一書惟以氣血通

流為貴世俗庸工惟以閉塞為貴又止知下之為瀉又豈知內經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莖去而腸胃潔癥瘕盡而榮衛昌不補之中有真補者存焉然俗不信下之為補者蓋庸工妄投下藥當寒反熱當熱反寒未見微功轉成大害使聰明之士亦復不信者此也所以謂寒藥下者調胃承氣湯泄熱之上藥也大小桃仁承氣次也陷胃湯又其次也大柴胡又其次也以涼藥下者八正散泄熱兼利小溲洗心散抽熱兼治頭目黃連

解毒散治內外上下畜熱而不泄者四物湯涼血而行
經者也神芎丸解上下畜熱而泄者也以溫藥而下者
無憂散下諸積之上藥也十棗湯下諸水之上藥也以
熱藥下者煮黃丸纏金丸之類也急則用湯緩則用丸
或以湯送丸量病之微甚中病即止不必盡劑過而生
愆仲景曰大法秋宜瀉謂秋則陽氣在下人氣與邪氣
亦在下故宜下此仲景言其大槩耳設若春夏有可下
之疾當不下乎此世之庸工踟躕遷延誤人大病者也

皆曰夏月豈敢用過藥瀉脫胃氣嗚呼何不達造化之甚也內經稱土火之鬱發四時之氣以五月先取化源瀉土補水又曰土鬱則奪之王太僕注云奪謂下之令無壅礙也然則于五月先防土壅之發令人下奪素問之言非歟然隨證不必下奪在良工消息之也予所以言此者矯世俗期不誤大病暴病者耳故土鬱之為奪雖大承氣湯亦無害也試舉大承氣之藥論大黃苦寒通九竅利大小便除五臟六腑積熱芒硝鹹寒破痰散熱

潤腸胃枳實苦寒為佐使散滯氣消痞滿除腹脹厚朴
辛溫和脾胃寬中通氣此四味雖為下藥有泄有補卓
然有奇功劉河間又加甘草以為三一承氣以甘和其
中最得仲景之秘也予嘗以大承氣改作調中湯加以
薑棗煎之俗見薑棗以為補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
大黃芒硝也惡寒喜暖取補故自古及今天下皆然此
內經之法抑屈而不伸者也此藥治中滿痞氣不大便
者下五七行殊不困乏次日必神清氣快膈空食進內

經曰脾為之使胃為之市人之食飲酸鹹甘苦百種之味雜湊于此壅而不行蕩其舊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況中州之人食雜而不勞者乎中州土也兼載四象木金水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之病奈何中州之醫不善掃除倉廩使陳莖積而不能去也猶曰我善補大罪也此藥有奇功皆謂服之便成傷敗乃好丹而非素者也或言男子不可久瀉婦人不可久吐何妄論之甚也可吐則吐可下則下豈問男女乎大人小兒一切所傷之

物在胃脘如兩手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宜下之何以別乎蓋傷宿食者惡食傷風者惡風傷寒者惡寒傷酒者惡酒至易辨也故凡宿食在胃脘皆可下之則三部脈平若心下按之而硬滿者猶宜再下之如傷寒大汗之後重復勞發而為病者蓋下之後熱氣不盡故也當再下之若雜病腹中滿痛不止者此為內實也金匱要畧曰痛而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難經曰痛者為實腹中滿痛裏壅為實故可下之不計雜病傷寒皆宜

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或導水丸或泄水丸等藥過十餘
行如痛不已亦可再服痛已則止至如傷寒大汗之後
發熱脈沈實及寒熱往來時時有涎嗽者宜大柴胡湯
加當歸煎服之下三五行立愈產後慎不可作諸虛不
足治之必變作骨蒸寒熱飲食不入肌膚瘦削經水不
行經曰寒則衰飲食熱則消肌肉人病瘦削皆粗工以
藥消燂之故也嗚呼人之死者豈為命乎難經曰實實
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至如目黃

九疸食勞皆屬脾土可下之宜茵陳蒿湯或用導水丸
禹攻散瀉十餘行次以五苓散桂苓甘露散白朮丸等
藥服之則愈矣或腰脚膝痛可用甘遂粉二三錢以豬
猪腰子薄批七八片搽藥在內以濕紙包數重文武火
燒熟至臨卧細嚼以溫酒或米飲湯調下至平明見一
二十行勿訝意欲止瀉則飲水或新水頓服之瀉立止
次服通經和氣定痛烏金丸踰馬丹之類則愈矣內經
有不因氣動而病生于外者太僕以為瘴氣賊魅蟲毒

蜚尸鬼擊衝薄墜墮風寒暑濕斫射剝割撞撲之類至如諸落馬墮井打撲閃胸損折湯沃火燒車碾犬傷腫發焮痛日夜號泣不止者予尋常談笑之間立獲大効可峻瀉三四十行痛止腫消乃以通經散下導水丸等藥如瀉水少則可再加湯劑瀉之後服和血消腫散毒之藥病去如掃此法得之睢陽高大明侯德和使外傷者不致癰殘跛躄之患予非敢掩人之善意在救人耳曾有鄰人杖瘡發作腫痛焮及上下語言錯亂時時嘔

吐數日不食皆曰不救予以通經散三四錢下神祐丸
百餘丸相併而下間有嘔出者大半已下膈矣良久大
瀉數行穢不可近膿血涎沫瘀毒約一二斗其病人困
睡不省一日一夜隣問予予曰喘息勻停腫消痛減故
得睡也來旦語清食進不數日痊救杖瘡欲死者四十
年間二三百余追思舉世杖瘡死者皆枉死也自後凡
見冤人被責者急以導水丸禹功散大作劑料瀉驚涎
一兩盆更無發腫痛歛之難如導水丸禹功散泄瀉不

動更加之通經散神祐丸瀉之瀉訖須忌熱物止可喫
新汲水一二頓瀉止立愈至如沈積多年羸劣者不可
便服陡攻之藥可服纏積丹三稜丸之類內經曰重者
因而減之若人年老衰弱有虛中積聚者止可五日一
服萬病無憂散故凡積年之患豈可一藥而瘉即可減
而去之以本草攷之下之寒者有戎鹽之鹹犀角之酸
鹹滄鹽澤瀉之甘鹹枳實之苦酸膩粉之辛澤漆之苦
辛杏仁之苦甘下之之微寒者有猪膽之苦下之大寒

者有牙硝之甘大黃瓜蒂牽牛苦瓠子藍汁牛膽羊蹄
根苗之苦大戟甘遂之苦甘朴硝芒硝之苦辛下之溫
者有檳榔之辛芫花之苦辛石密之甘皂角之辛鹹下
之熱者有芑荳之辛下之辛涼者有猪羊血之鹹下之
平者有郁李仁之酸桃花萼之苦右三十味惟牽牛大
戟芫花皂角羊蹄根苦瓠子芑蒂有小毒芑荳甘遂膩
粉杏仁之有大毒餘皆無毒設若疫氣冒風中酒小兒
瘡疹及產後潮熱中滿敗血勿用銀粉杏仁大毒之藥

下之必死不死即危且如檳榔犀角皂角皆溫平可以殺蟲透關節除腸中風火燥結大黃芒硝朴硝等鹹寒可以治傷寒熱病時氣瘟疫發斑瀉血燥熱發狂大作蕩劑以蕩滌積熱澤瀉羊蹄根苗牛膽藍葉汁苦瓠子亦苦寒可以治水腫遍身腹大如鼓大小便不利及目黃濕毒九疸食勞瘡蟲食土生米等物分利水濕通利大小便蕩滌腸胃間宿穀相搏又若備急丸以芑荳乾薑大黃三味蜜和丸之亦是下藥然止可施于辛苦勞

力貧食粗辣之輩或心腹脹滿脇肋刺痛暴痛不住服
五七丸或十九瀉五七行以救急若施之富貴城郭之
人則非矣此藥用砒石治瘡相類止可施之于貧食之
人若備急丸治傷寒風溫中酒冒風及小兒瘡疹產後
滿悶用之下膈不死則危及夫城郭之人富貴之家用
此下藥亦不死則危矣奈何庸人畏大黃而不畏芭荳
粗工喜芭荳而不喜大黃蓋庸人以芭荳惟熱而不畏
以大黃性寒而畏粗工以芭荳劑小而喜以大黃劑大

而不喜皆不知理而至是也豈知諸毒中惟芑豈為甚去油匱之蠟猶能下後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熱口燥他病轉生故下藥以芑豈為禁予嘗用前十餘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然諸洞泄寒中者不可下俗謂休息痢也傷寒脈浮者不可下表裏俱虛者不宜下內經中五痞心證不宜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內熱深者宜下寒者不宜下以脈別之小兒內瀉轉生慢驚及兩目直視魚出氣者亦不宜下若十二經敗甚亦不宜下止

宜調養溫以和之如不則必誤人病耳若其餘大積大聚大病大秘大澀大堅下藥乃補藥也予嘗曰瀉法兼補法良以此夫

推原補法利害非輕說十七

原補一篇不當作由近論補者與內經相違不得不作耳夫養生當論食補治病當論藥攻然聽者皆逆耳以予言為蔽蓋議者嘗知補之為利而不知補之為害也論補者蓋有六法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力之補房室

之補以人參黃耆之類為平補以附子硫黃之類為峻補以苳蔻官桂之類為溫補以天門冬五加皮之類為寒補以芑戟茯苓之類為筋力之補以石燕海馬起石丹砂之類為房室之補此六者近代之所謂補者也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踈濶至其害不可勝言者難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言肝木實而肺金虛瀉心火補腎水也以此論之前所謂六補者了不相涉試舉補之所以為害者如瘡本夏傷于暑議者以為脾

寒而補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傷寒熱病下之後
若以溫辛之藥補之熱當復作甚則不救瀉血血止之
後若溫補之血復熱小溲不利或變水腫霍亂吐瀉本
風濕唱合而為之溫補之則危峻補之則死小兒瘡疤
之後有溫補之必發癰腫焮痛婦人大產之後心火未
降腎水未升如黑神散補之輕則危甚則死老人目暗
耳聾腎水衰而心火盛也若峻補之則腎水彌涸心火
彌茂老人腎虛腰脊痛腎惡燥腰者腎之府也峻補之

則腎愈虛矣老人腎虛無力夜多小便腎主足腎水虛而火不下故足痿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腠囊故夜多小便若峻補之則火益上行腠囊亦寒矣老人喘嗽火乘肺也若溫補之則甚峻補之則危停飲之人不可補補則痞悶轉增脚重之人不可補補則脛膝轉重男子二十上下而精不足女子二十上下而血不流皆二陽之病也時人不識便作積冷極憊治之以溫平補之夫積溫尚成熟而沉燔鍼于臍下火炙手足腕骨內經本無

勞證由此變而為勞煩渴咳嗽涎痰肌瘦寒熱往來寢汗不止日高則顏赤皆以為傳尸勞不知本無此病醫者妄治而成之耳夫二陽者陽明也胃之經也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故男子少精女子不月皆由使內太過故隱蔽委曲之事各不能為也惟深知涌瀉之法者能治之又如春三月風傷于榮榮為血故陰受之溫傷于衛衛為氣故陽受之初發之後多與傷寒相似頭痛身熱口乾潮熱數日不大便仲景所謂陰陽

俱淳自汗出身重多眠睡目不欲開者是也若以寒藥下之則傷臟氣若以溫藥補之則火助風溫發黃發班溫毒熱增劇矣風溫外甚則直視潮熱譫語擗衣撮空驚惕而死者溫補之罪也內經雖言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氣屬陽天食人以五氣血屬陰地食人以五味者戒乎偏勝非便以溫為熱也又若經云損者補之勞者溫之此溫乃溫存之溫也豈以溫為熱哉又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者此欲權衡之得

其平也又烏在燔鍼壯火煉石燒砒硫薑烏附然後為
補哉所謂補上欲其緩補下欲其急者亦焉在此等而
為急哉自有酸苦甘辛鹹淡寒涼溫熱平更相君臣佐
使耳所謂平補者使陰陽兩停是謂平補奈時人往往
惡寒喜溫甘受酷烈之毒雖死而不悔也可勝歎哉予
用補法則不然取其氣之偏勝者其不勝者自平矣醫
之道損有餘乃所以補其不足也予嘗曰吐中自有汗
下中自有補豈不信然予嘗用補法必觀病人之可補

者然後補之昔維陽府判趙顯之病虛羸泄瀉褐色乃
洞泄寒中證也每聞大黃氣味即注泄予診之兩手脈
沈而軟令灸分水穴一百餘壯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風
湯白朮丸等藥不數月而愈又息城酒監趙進道病腰
痛歲餘不愈診其兩手脈沈實有力以通經散下五七
行次以杜仲去粗皮細切炒斷絲為細末每服三錢猪
腰子一枚薄批五七片先以椒鹽淹去腥水摻藥在內
裹以荷葉外以濕紙數重封以文武火燒熟臨卧細嚼

以溫酒送之。每旦以無比山藥丸一服，數日而愈。又相
臺監酒岳成之病，虛滑泄，日夜不止，腸鳴而口瘡，俗呼
為心勞口瘡。三年不愈，予以長流水同薑棗煎，五苓散
五七錢，空心使服之，以治其下。以宣黃連與白茯苓去
皮二味各等分，為末，以白麵糊為丸。食後溫水下三五
十丸，以治其上。百日而愈。又汝南節度副使完顏君寶
病臟毒，下衄血，發渴寒熱，往來延及六載，日漸瘦弱，無
力，面黃如染，予診其兩手脈沈而身涼，內經寒，以為榮

氣在故生可治先以七宣丸下五七行次以黃連解毒湯加當歸赤芍藥與地榆散同煎服之一月而愈若此數證予雖用補未嘗不以攻藥居其先何也蓋邪未去而不可言補補之則適足資寇故病蠲之後莫若以五穀養之五菓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臟所宜毋使偏傾可也凡藥皆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謂之毒雖甘草苦參不可不謂之毒久服必有偏勝氣增而久天之中由也是以君子貴流不貴滯貴平不貴強盧氏云強中

生百病其知言哉人惟恃強房勞之病作矣何貴于補
哉以太宗憲宗高明之資猶陷于流俗之蔽為方士燥
藥所誤以韓昌黎元微之猶死于小溲不通水腫有服
丹置數妾而死于暴脫有服草烏頭如聖丸而死于鬚
瘡有服乳石流黃小溲不通有習氣求嗣而死于精血
有嗜酒而死于發狂見鬼有好茶而為癖乃知諸藥皆
不可以服但可攻邪邪去則已近年運使張伯英病宿
傷服硫黃薑附數月一日喪明監察陳威婦病嗽服鍾

乳粉數年嘔血而殞嗚呼後之談補者尚監茲哉

證口眼喎斜是經非竅辨十八

口眼喎斜者俗工多與中風掉眩證一槩治之其藥則靈寶至寶續命清心一字急風烏犀鐵彈丸其方非不言治此證也然而不愈者何也蓋知竅而不知經知經而不知氣故也何謂知竅而不知經蓋人之首有七竅如日月五星七政之在天也故肝竅目目為肝之外候肺竅鼻鼻為肺之外候心竅舌舌無竅心與腎合而寄

竅于耳故耳與舌俱為心之外候俗工止知目病歸之
肝口病歸之脾耳病歸之腎舌病歸之心更無改張豈
知目之內眥上下二綱足太陽及足陽明起于此目之
銳眥足少陽起于此手少陽至于此鼻之左右足陽明
手陽明俠乎此口之左右亦此兩經環乎此故七竅有
病不可獨歸之五臟當歸之六陽經也予曰俗工知竅
而不知經者此也何謂知經而不知氣蓋世之談方藥
者不啻千萬止不過堅執本草性味其知十二經所出

所入所循所環所交所合所過所注所起所會所屬所
絡所上所下所俠所貫所布所散所結所繞所抵所連
所係所約所同所別千萬人中或見一二名明可謂難
其人矣然而不過執此十二經便為病本將陽經為熱
陰經為寒向本草中尋藥藥架上檢方而已矣病之不
愈又何訝焉豈知靈樞經曰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
則口目為辟此十二經及受病之處也非為病者也及
為病者天之六氣也六氣者何風暑燥濕火寒是也故

曰俗工知經而不知氣者此也然則口目喎斜者此何
經也何氣也足之太陽足之陽明左目有之右目亦有
之足之陽明手之陽明口左有之口右亦有之此兩道
也靈樞又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
口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
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於左者左寒而右
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
蓋左中寒則逼熱于右右中寒則逼熱于左陽氣不得

宣行故也而況風者甲乙木也口眼陽明皆為胃土風偏賊之此口目之所以僻也是則然矣七竅惟口目喎斜而耳鼻獨無此病者何也蓋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天地之常理也考之易象有足相符者震巽主動坤艮主靜動者皆屬木靜則皆屬土觀卦者視之理也視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綱則眈下綱則不眈故觀卦上巽而下坤頤卦者養之理也養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頤則嚼上頤則不嚼故頤卦上艮而下震口目常動故風生焉耳

鼻常靜故風息焉當思目雖斜而目之眊眊未嘗斜口
雖啣而口之輔車未嘗啣此經之受病非竅之受病明
矣而況目有風輪唇有飛門者耶予嘗治此證未嘗用
世俗之藥非故與世參商方鑿圓枘自然齟齬者過穎
一長吏病此命予療之目之斜灸以承泣口之啣灸以
地倉俱効苟不効者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為偏上
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氣為風邪所陷故宜灸內經曰陷
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嘗過東杞一夫亦患

此子脈其兩手急數如弦之張甚力而實其人齒壯氣充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子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令稍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十行去一兩盆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數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脈訣云熱則生風若此者不可純歸其病於窻隙之間而得亦風火素感而然也蓋火勝則制金金衰則木茂木茂則風生若東杞之人止可流濕潤燥大下之後使加食通鬱為大靈樞雖有馬膏桂酒雙塗之法

此但治其外耳非治其內也今人不知其本欲以單服
熱水強引而行之未見其愈者也向之用薑附烏桂起
石硫黃之劑者是耶非耶

疝本肝經宜通勿塞狀十九

疝有七前人論者甚多非靈樞素問銅人之論予皆不
取非予好異也但要窮其原耳七疝者何寒疝水疝筋
疝血疝氣疝狐疝癰疝是謂七疝俗工不識因立謬名
或曰膀胱或曰腎冷或曰小腸氣小兒曰偏氣立名既

謬併喪其實何哉蓋醫者既斷為膀胱腎冷小腸氣又
曰虛寒所致其藥之用也不鹿茸巴戟則杜仲菴蓉不
附子烏頭則乾薑官桂不練實懷香則金鈴補骨脂朝
吞暮餌曾無殊効三二十年牢不可去間因微病稍似
開通執此微芒浸成大錯標既不除本必歸甚處處相
傳曾無覺者豈知諸疝皆歸肝經其奈痛流歸之小腸
脬囊夫膀胱水府專司滲泄小腸水道專主通流腎為
少陰總統二水人之小溲自胃入小腸滲入膀胱膀胱

者腠囊也氣化則水出莖端此常道也及其為疝乃屬足厥陰肝經蓋環陰器而上入小腹者足厥陰肝經也夫肝腎皆屬于下與衝任督相附然靈樞經言足厥陰肝經病則有遺溺癰閉狐疝主腎與膀胱小腸三經則不言疝是受疝之處乃肝之部分也且內經男子宗筋為束骨之會也而肝主筋羣者囊中之丸雖主外腎非厥陰環而引之與玉莖無由伸縮在女子則為篡戶其內外為二其一曰廷孔其二曰窈漏此足厥陰與衝任

督之所會也靈樞言足厥陰之經筋聚于陰器其病傷於寒則陰縮入傷于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卧清陰氣故陽明與太陰厥陰之筋皆會于陰器惟厥陰主筋故為疝者必本之厥陰靈樞又言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循脛上臑結于莖其病氣逆臑腫卒疝實則挺長虛則暴痒取之所別矣豈非厥陰為受病之處耶靈樞又言邪在小腸連臑係屬於腎貫肝絡肺心系氣盛厥逆上衝腸胃燠肝散于盲結于臍故

取之育原以散之刺太陰以平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
虛下臑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此其初雖言邪
在小腸至其治法必曰取厥陰以下之乃知諸疝關於
厥陰可以無疑以脈考之素問云厥陰滑為狐疝少陽
滑為肺風疝太陰滑為脾風疝陽明滑為心風疝太陽
滑為腎風疝少陰滑為肝風疝凡此六疝雖見于他脈
中皆言風疝者足厥陰肝經之氣也靈樞亦曰心脈微
滑為心疝肝脈滑甚為癢癢腎脈滑甚為癢癢凡此三

藏脈之疝亦以滑為疝也素問又云脈大急皆為疝心脈滑傳為心疝肺脈沈傳為肺疝三陰急為疝三陽急為瘕王太僕云太陽受寒血凝為瘕太陰受寒氣聚為疝此言太陰受寒傳之肝經也可以溫藥逐之不可以溫藥補之若補之者是欲病去而強挽留之也歷考素問三陽為病發寒熱其傳為癰疝此亦言膀胱非受病之處必傳于厥陰部分然後為疝也又言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言脈急者曰疝瘕少

腹痛凡言少腹者豈非厥陰之部分耶又言脾風傳胃
名曰疝瘕此謂非肝木不能為風氣名曰厥疝蓋脾土
虛而不能制水又為肝木所凌也又言督脈為衝疝蓋
厥陰與衝任督俱會于前陰也豈不明哉至如運氣中
又言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少腹控臑蓋寒客于
小腸膀胱則肝木縮而不得伸行母傳之子也陽明司
天燥淫所勝丈夫癩疝婦人少腹痛此言肝氣不得上
行為金所抑鬼賊故也又言太陰在泉土勝則寒氣逆

滿食飲不下甚則為疝此亦言寒客太陰濕土土不勝水水傳之肝經也又嘗徧閱銅人俞穴亦相表裏如背上十三椎俞肝經言寒疝腹部中行惟陰交一穴言寒疝任脈之所發也關元一穴言暴疝小腸之募足三陰任脈之會也中極一穴言疝瘕膀胱之募亦足三陰任脈之會也曲骨一穴言瘕疝任脈足厥陰之會也其腹部第二行盲腧二穴言寒疝衝脈足少陰之會也四病上穴言疝瘕衝任脈足少陰腎之會也其腹部第三行

大巨二穴言癘疝足陽明脈氣之所發也氣衝二穴言癘疝莖中痛兩丸寒痛亦足陽明脈氣之所發也其腹部第四行府合二穴言疝痛足六陰厥陰陰維之交會也亦太陰部三陰陽明支別也衝門二穴言陰疝足太陰厥陰之會也其在側脇者五樞二穴言寒疝陰邪上入少腹帶脈下三寸也其在足六經者足厥陰穴十名言疝者七謂大敦行間太衝中封蠡溝中都曲泉足少陽穴十四名言疝者一謂丘墟穴也足太陰穴十一名

言疝者一謂陰陵泉也足陽明穴十五名言疝者一謂陰市穴也足少陰穴十名言疝者五謂然谷大谿照海交信築賓也足太陽穴十八名言疝者二謂金門合陽也由是言之惟厥陰言疝獨多為疝之主也其穴經穴雖亦治疝終非受疝之地但與足厥陰相連耳或在泉寒勝木氣攣縮禁于此經或司天燥勝木氣抑鬱于此經或忿怒悲哀憂抑頓挫結于此經或藥淋外固閉尾縮精壅于此經其病差別如此不知世間之藥多熱補

從誰而受其方也信其方則素問靈樞銅人皆非也信素問靈樞銅人則俗方亦皆非也不知後之君子以孰為是嗚呼予立于醫四十餘歲使世俗之方人人可療予亦莫知敢廢也諳練日久因經識病然後不惑且夫遺溺閉癰陰痿脬痺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不可妄歸之腎冷血涸不月月罷腰膝上熱足臂噬乾癰閉少腹有塊或定或移前陰突出後陰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謂之疝而謂之瘕若年少而得之不計男子

婦人皆無子故隱蔽委曲之事了不干脬腎小腸之事
乃足厥陰肝經之職也李俗方止言脬腎小腸殊不知
肝木一句惑人甚矣且肝經乙木也木屬東方為心火
之母也凡疝者非肝木受邪則肝木自甚也不可便言
虛而補之難經所謂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此
言瀉火木自平金自清水自旺也昔審言為蔡之參軍
也因坐濕地疝痛不可堪諸藥莫救予急以導水丸禹
功散瀉三十餘行腫立消痛立減又項關一男子病卒

疝暴痛不任倒于街衢人莫能動呼予救之予引經證之邪氣客于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故病陰丸痛也予急瀉大敦二穴大痛立已夫大敦穴者乃是厥陰之二穴也殄寇鎮一夫病瘡癰發渴痛飲蜜漿劇傷冰水醫者莫知瀉去其濕反雜進薑附濕為燥熱所壅三焦閉溢水道不行陰道不興陰囊腫墜大于升斗予先以導水百餘丸少頃以猪腎散投之是夜瀉青赤水一斗遂失痛之所在近穎尾一夫病卒疝赤腫大痛數日不止

諸藥如水投石子以導水一百五十九令三次咽之次以通經散三錢空腹淡酒調下五更下臟腑壅積之物數行痛腫皆去不三日平復如故內經曰木鬱則達之達謂吐也令條達肝之積本當吐者然觀其病之上下以順為貴仲景所謂上宜吐下宜瀉者此也敢列七疝圖于左以示後之君子庶幾有所憑藉者焉

寒疝其狀囊冷結硬如石陰莖不舉或控辜丸而痛得于坐卧濕地或寒月涉水或冒雨雪或卧坐磚石或風

冷處使內過勞宜以溫劑下之久而無子

水疝其狀腎囊腫痛陰汗時出或囊腫而狀如水晶或囊痒而燥出黃水或少腹中按之作水聲得于飲水醉酒使內過勞汗出而遇風寒濕之氣聚于囊中故水多令人為卒疝宜以逐水之劑下之有漏鍼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筋疝其狀陰莖腫脹或潰或膿或痛而裏急筋縮或莖中痛痛極則痒或挺縱不收或白物如精隨洩而下久

而得於房室勞傷及邪術所使宜以降心之劑下之
血疝其狀如黃瓜在少腹兩傍橫骨兩端約中俗云便
癰得于重感春夏大燠勞動使內氣血流溢滲入腠囊
留而不去結成癰腫膿少血多宜以和血之劑下之
氣疝其狀上連腎區下及陰囊或因號哭忿怒則氣鬱
之而脹怒哭號罷則氣散者是也有一治法以鍼出氣
而愈者然鍼有得失宜以散氣之藥下之或小兒亦有
此疾俗曰偏氣得于父已年老或年少多病陰痿精怯

強力入房因而有子胎中病也此疝不治惟築賓一穴言之

狐疝其狀如瓦卧則入小腹行立則出小腹入囊中狐則晝出穴而溺夜則入穴而不溺此疝出入上下往來正與狐相類也亦與氣疝大同小異今人帶鈞鈴是也宜以逐氣流經之藥下之

癩疝其狀陰囊腫絕如升如斗不痒不痛者是也得之地氣卑濕所生故江淮之間湫塘之處多感此疾宜以

去濕之藥下之女子陰戶突出雖亦此類乃熱則不禁固也不可便謂虛寒而澁之燥之補之本名曰瘕宜以苦下之以苦堅之王冰云陽氣下墜陰氣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罨垂縱緩因作癩疝也已上七疝下去其病之後可調則調可補則補各量病勢勿拘俗法經所謂陰盛而腹脹不通者癩瘕疝也不可不下

五虛五實攻補懸絕法二十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矣至于五實

五虛豈可與泛泛虛實用藥哉內經明言其狀如俗工
不識何此二證所以見殺于委靡之手也坐視人之死
猶相夸曰吾藥穩以誑病家天下士大夫亦誠以為然
以誑天下後世豈不怪哉夫一身猶一國也如尋邑百
萬圍昆陽此五實證也故蕭王親犯中堅而篤戰如河
內饑而又經火災此五虛證也故汲黯不避矯詔而發
倉此可與達權知變者論不可與貪常嗜瑣者說也故
曰庸人誤天下庸工誤病人正一理也內經曰五實者

死五虛者亦死夫五實者謂五臟皆實也五虛者謂五臟皆虛也府病為陽易治而鮮死臟病為陰難治而多死經明言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者五實也脈盛為心皮熱為肺腹脹為脾前後不通為腎悶瞀為肝五臟皆實之證也五虛者反是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者五虛也脈細為心皮寒為肺氣少為肝泄利前後為腎飲食不入為脾此五臟皆虛之證也夫五實為五臟俱太過五虛為五臟俱不及內經言此二

證皆死非謂必死也謂不救則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下復言漿粥入胃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實者活此兩證自是前二證之治法也後人不知是治法只作辨驗生死之斷句直謂病人有此則生無此則死虛者聽其漿粥自入胃實者聽其自汗自利便委之死地豈不謬哉夫漿粥入胃而不注泄則胃氣和胃氣和則五虛皆實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裏併泄則上下通上下通則五實皆啟矣是以生也此二證異常

却不宜用班氏所謂有病不服藥之言蓋其病大且篤故也予向日從軍于江淮之上一舟子病予診之乃五實也予自幼讀醫經嘗記此五實之證竟未之遇也既見其人竊私料之此不可以常法治乃可大作劑而下之殊不動搖計竭智窮無如之何忽憶桃花萼丸頓下七八十九連瀉二百餘行與前藥相兼而下其人昏困數日方已蓋大疾之已去自然卧憩不如此則病氣無由衰也徐以調和胃氣之藥饋粥日加自爾平復又嘗

過鳴鹿邸中聞有人呻吟聲息瘦削痿然無力予視之
乃五虛也予急以聖散子二服作一服此證非三錢二
錢可塞也續以胃風湯五苓散等藥各大作劑使頓服
注瀉方止而漿粥入胃不數日而其人起矣故五虛之
受不加峻塞不可得而實也彼庸工治此二證草草補
瀉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竟無成功反曰虛者不
可補實者不可瀉此何語也吁不虛者強補不實者強
攻此自是庸工不識虛實之罪也豈有虛者不可補實

者不可瀉之理哉予他日又思之五實證汗下吐三法俱行更快五虛證一補足矣今人見五實證猶有塞之者見五虛者雖補之而非其藥本當生者反鈍滯遷延竟至于死耳夫聖散子有乾薑尋常瀉利勿用各有標本冒風五苓有桂所以溫經散表而分水道聖散子之滋燥胃風五苓之能分皆辛熱辛溫之劑也俗工往往聚訕以予好用寒涼然予豈不用溫補但不遇可用之證也詭詭謗喙咸欲夸己以標名從誰斷之悲夫

欽定四庫全書

儒門事親卷二